

79450 36

:33 43

部 =



吳郡志卷二十七

人物

顏孚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為顏夫子爭願識其面與兄利孚擢第未幾登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准官有



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斷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為郡守當以撫字為職乃不得行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撫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勗用事撓權從之者甚眾獨景平終始不見于細字天和



亦能文屢爲郡

徐爽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第一釋褐爲將作監丞通判蘇州又爲兩浙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爲沴具區東南毀隄防溺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爽爲周視盡得舊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七十萬舟徒無墊溺之憂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入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于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普寧郡侯致仕居蘇爲蔣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十乃卒葬蒸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嘗守南康蘇文定公轍爲作直節堂記黃庭堅明月泉銘誰賞音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閔中爲吏有能名爲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壞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爲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太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知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



吳郡志卷二十七  
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弟兢字明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子蕝亦登科有學行嘗爲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興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弗嗜酒肉廬於冢次塋域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中吏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庵優游求志十餘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年七十三

潘兌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路允迪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召對高宗擢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挂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僖之姪宣和八年進士崑山自郊貢登科有孫載載後六十年葆始繼之邑人以爲奇事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皆人所難言紹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



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知其爲國器也  
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  
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爲吳  
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  
號爲吉人而學佛尤盡誠紹興中歷戶部郎官將作監戶  
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爲終焉計  
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山夢人告曰君本江  
南僧終當尋盟去

龔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笄時得寒疾夢神告  
曰與汝七十大觀中行年適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

之夜禱於天願減已算五年以益祖母壽炷香於頂上須  
臾腦中爆裂有聲不爲動控懇益切翌日李病已至八十  
三乃終明之踴躍舉場以特恩廷試年已八十二法不應  
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行義薦之得監南嶽廟淳熙五年  
乞致仕鄉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崑山  
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疾精神蕭爽親  
友問疾者歌以答之遺令母設仙釋像於柩前供一水一  
花誦論語孝經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登第祖公綽光祿卿父  
季端爲郎屢典名郡建炎中良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  
順車駕南幸游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



死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輩奮厲而前遇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斃數酋賊衆爲之披靡衆寡莫當竟以死敵其子思蒙恩錄用今以朝議大夫守漢陽軍

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爲之宰負金萬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隱行初旅泊行都聞隣有貧士夜哭問之乃爲人責償鬻其女相與別元質慨然垂橐予之壽皇卽政以薦者入爲太學正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禮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筆參掌內外制給事黃門知貢舉帝眷特厚爲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

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力量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爲難得也今之朝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王體斷國論有優爲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往往識慮詳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後諺有旁觀者審當局者迷此不特爲弈者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日之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爲旁觀之審天下之事有不足辦者雖然是豈可與牽文泥古沽名釣利號爲俗儒者言之必得器識宏博奇謀遠略卓然爲天下之大才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歟出守當塗建業成都皆有政績舊得程公闢光祿南園故居之址旣歸杜門



卻掃園林池館日以成趣扁表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遂奉  
祠逾六七年以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而  
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嘗疾言厲  
色加人或評人短長及告以人之傾已輒俛首欲寐每自  
謂於人無怨惡其心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貴多推予諸弟  
未始較人皆義之

### 烈女

吳孫奇妻范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父母以姬少寡無  
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迫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  
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  
迎者空反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温爲孫權所囚姊妹已嫁者皆

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

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爲之贊頌吳文安傳

陸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張温弟白有

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

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

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

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

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

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勸善不嚴

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淚言之榮父惡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烈女傳一說吳郡烈女呂榮許升妻也升為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日雷雨晦冥賊懼叩頭謝屍葬之後刺史名其里曰義婦坂文樞鏡要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不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其嫩風邁淑謹其身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為吳郡太守為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

義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宋顧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

張冲張敖母戴暉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敖皆為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為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官書學以其年多識呼為韓公齊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珣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姊子汝宜收之曇瓘既伏法褚



令僧簡往斂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二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月吳人生靜帝後立為皇后班亞楊后靜帝立尊為帝太后隋初為尼改名法靜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

登科鄉里傳縣君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之

吳郡志卷二十七

吳郡志卷二十八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勝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勝

丁謂宰相

錢昆諫議大夫

謝濤太子賓客

凌咸

陸元圭

龔緯識弟

咸平二年孫暨勝

李堪

咸平三年陳堯咨勝

鄭載

譚應

許式



龔紀緯兄

胡堯佐

許洞

鄭為

龔會元識姪

大中祥符元年姚暉勝

唐儼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勝

富嚴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勝

林咸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勝

謝絳濤子 胡獻卿

范仲淹參知政事

天禧三年王整勝

鄭修為子

錢象先東部侍郎

天聖二年宋郊勝

葉清臣翰林學士 鄭戩載弟樞密副使

天聖五年王堯臣勝

李瑀直講堪子 龔宗元識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勝

范師道仲淹姪 元絳參知政事 鄭條為子

林龔明 朱公綽 林茂先龔明兄

陳之武

景祐元年張唐卿勝

程師孟 鄭戩戩弟刑部侍郎 陸景



祝熙載

寶元元年呂溱勝

陳之奇兄之武

鄭君平修子

陸絳

鄭戡戡弟

張詵天章閣待制

慶歷二年楊賓勝

李瑜瑀弟

孫規

黃頌

許奇

慶歷六年賈黠勝

崇大年

鄭方平修子

皇祐元年馮京勝

范純仁仲淹子宰相張僑士廉姪

李川

耶淑

皇祐五年鄭獬勝

滕甫龍圖閣學士

錢深

鄭汝平修子

支詠

郭鼎臣

范世京師道子

嘉祐二年章衡勝

陸元規

郝直

嘉祐四年劉輝勝

朱長文公綽子

王純臣

丁偃

李逢原

張詢

陳之方

嘉祐六年王俊民勝

林尚咸德姪

程寬師孟子

陸元長元規兄



嘉祐八年許將勝

沈括

翰林學士

凌民瞻

郭附

黃顏

治平二年彭汝礪勝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勝

張敦

吳純貺

張僅

李博聞

熙寧三年葉祖洽勝

郁澄

徐彥孚

鄭安平

改名景平仲子

鄭伸

凌民師

民瞻兄

范世亮

師道子

熙寧六年余中勝

黃汝平

梅灝

林程

茂先子

張顏

僑子

龔程

宗元子

孫沖

黃頴

顏弟

黃彥

頴兄

熙寧九年徐鐸勝

張元素

張元弼

林植

茂先子

郭際

顧襄

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勝

秦希甫

張諤

林种

茂先子

顏長民

元豐五年黃裳勝



嚴君隣

林師醇

孟醇

黃懿彦

元豐八年焦蹈勝

沈彥升

黃從周

周何

章衍之

謝翺

錢旒

元祐三年李常寧勝

范敦樂

周沔

丁觀

李博喻

陳傑

孫實

陳序

元祐六年馬涓勝

林虞

嚴適

程騫

師孟姪

魏志

陳噩

施遠

鄭惊

散孫

黃策

彦子

紹聖元年畢漸勝

胡浹

程亢

林稷

茂先子

富鈞

散孫

胡安平

陳彥和

紹聖四年何昌言勝

郁師醇

魏憲

志弟吏部侍郎

林慮

虞兄

富洵

嚴孫

元符三年李金勝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劉彥敦

方振

陶擴



徐端行 上舍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崔伯乘

潘兌 禮部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黃昌衡

崔百勝

黃昌朝 昌衡弟

褚單

崇寧五年蔡薏榜

程元允 師孟姪孫

李彌大 尚書

邊知章

龔況 程子

陶振 擴弟

范聞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王棠

朱發 長文子

鄭聖任

胡思 浹子

胡寬

李彌遠 彌大弟侍郎

單思淵

李毗

政和二年莫儔榜

陳述

林閱

顏孚

林摯

顏為 孚兄

方純彥

王闡

康錯

政和五年何桌榜

陳起宗

錢觀復

張構

黃偉

王裳 裳弟

葉高節

張敏功 顏子

沈季孫

顏采 長民子

唐輝 儼孫禮部侍郎

錢當時

葉薏

政和八年嘉王榜



顏天選

魏賁憲弟

徐廌

錢仲思

顏安時天選叔

張德本

李益瑀孫

鄭護

林璵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榜

程元攷元九弟

范高

鄭作肅

錢豫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榜

范雱

余仔達先伯

李大鼎

林儼高姪

王葆

凌哲吏部侍郎民師姪

何建中

鄭時戩孫

居世英

富元衡嚴孫

邊知白戶部侍郎

凌邁哲兄改名遠

建炎二年李易榜

倪成修

唐煜輝弟

楊景

凌揆哲弟

鄭揚

章藉

茅錫

胡利賓

孫觀

魏志上舍附

鄭大謙戩孫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孫雄飛

錢南

周播

尤著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孫起卿觀子

范成象雱姪

郝升卿直孫

馬迴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王履

黃萬頃

陳長方

顏唐

天選姪

王嘉彥

葆姪

沈詢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何備

工部侍郎

王伯廣

許光國

袁鼐

嚴煥

君隣姪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詹左

翁翊臣

李渥

錢佃

觀復子

吳叟

祝端表

張世衡

李衡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胡元質

給事

冷世光

胡百能

麋師旦

錯子

冷世修

世光弟

林光祖

虞姪

紹興二十一年趙遠榜

余松

錢俛

俛兄

成端亮

林育

顏發

唐弟

張允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陳九思

衛稷

樂備

陳晉卿

楊思濟

范成大

粵子

趙思

陳崧卿

晉卿兄

鄒嘏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鄭庶

作肅姪

陳端友

顏度

發弟叔平父



王萬 葆弟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馬先覺

呂象

方思 純彥姪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章澥

胡元功 元質弟

唐子壽 煇子

王藝

成欽亮 端亮弟

鄒止宗 嶰弟

郁昇

袁宗仁 龍子

姚申之

李廷直

賀三聘

羊光宋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薛甫

孫紹先 雄飛子

胡長卿

周建

俞允成

乾道五年鄭僑榜

何淇 備姪

李卞 姪起

林璞 與孫

辛機

林琰 璞弟

林廷瑞

陳九德 九思弟

乾道八年黃定榜

范之柔 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 棠孫

吳兢

范藻 成象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駉榜

姚濟

錢萬頃 兄萬選

王毓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榜

胡坦

周日嚴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榜

黃由

狀元

王保大

有大弟 裳孫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

衛涇

狀元

呂伯奮

陳熠

張攀

敏功 孫

黃演

策曾 孫

顧叔康

呂申

夏允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胡林卿

顏叔淵

度姪

趙興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

衡子

余達先

仔姪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榜

周南

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襄然

李南

姪公 縉

李起宗

應祥 兄

顏叔玠

叔淵 兄

丁懋

任相

陳振

顏叔平

叔玠 弟

葛燦

紹興四年陳亮榜

黃浮

演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榜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宮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姚宜中

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

棐叔

麋深

帥旦子

顏叔瑤

叔平弟

潘興嗣

衛沂

涇兒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曹幽

潛試

趙黔夫

胡榮卿

趙綝

沈誠

詢孫

姜京

趙汝璪

趙汝祏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

弟萬里

楊昕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

趙汝淳

鄭啓

陶永

叔振

周深源

南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衛洽

涇弟

衛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棻

趙濬夫

辛忠嗣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

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嵇源 上舍 陳德林 上舍 施振

方萬里 趙時諱

嘉定七年袁甫榜

衛洙 王尚輔 保大叔 張震發

顏儼 長民曾孫 黃必大 趙豐亨

嘉定十年吳潛榜

趙汝樵 汝前 趙希魯 麋楫 深兄

趙潘夫 沈有開 王圭 父邁乾道

蔡廉

嘉定十三年劉涓榜

黃保大 必大 王斗文 毓姪 趙滬夫

李公縉 叔南 施秉 貫温州寓 趙體國

謝鄆 上舍 王埜 從事 張新 震發

陶瑜 叔祖 周夢發

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

李起 伯下 王熙載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鄭起潛 上舍 趙崇驥 汝積 朱檜

周申 內舍南姪 蔡珏 內舍 李任 通直

郁雲 內舍 褚南 右科 沈應昌

凌雲 孫 王丙發

寶慶二年王會龍榜



盛文昭 章姪

莫子文 內舍

趙礪夫 黔夫兄

趙崇詩

趙時伸 礪夫子

葉西發 蒙之姪

徐章 鼎弟

顏模 叔瑤姪

蔣南金

陶虎 叔永姪瑜

紹定二年黃朴榜

盛文韶 章姪文昭兄

郁中 昇姪雲弟

趙侶祖 興祖弟

王寢政

武舉進士題名 補注

建炎二年徐遂榜

褚孜 第二人

乾道五年趙鼎榜

朱子美 第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榜

朱起宗 推第一人思例 李岳

淳熙二年蔣介榜

沈嗣宗 孟湜

淳熙十一年

林嘯 狀元

紹熙元年厲仲詳榜

蔡革 李頤

慶元二年

周虎 狀元



嘉泰二年葉滌勝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勝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勝

劉以中 絕倫

吳郡志卷二十八

吳郡志卷第二十九

土物上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  
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  
天何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  
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  
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  
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  
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  
物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菱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  
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



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  
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  
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陰闔閭甚重之會魯使  
季孫來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鏘中  
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  
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  
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  
繞足其人驚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  
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

載其事

吳越春秋  
中吳紀聞

屬鏤之劍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

吳越  
春秋

吳鴻扈稽二金鉤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干將莫耶復命  
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百金吳作鉤者甚眾有  
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以獻詣宮門  
求賞王曰為鉤者眾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鉤乎  
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舉眾鉤  
示之曰何者是也鉤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鉤師向鉤  
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鉤  
俱飛著父胸吳王大驚賞百金遂服鉤不離身吳越  
春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歲久為波  
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窟名彈窩亦水痕也沒  
人縫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







存何一舉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既而山戶城集篙師雲屯輪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黃糧之客歡終年之無飽談元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要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瓯琛琲天不祕其寶樟楠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驕之虜願喋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烟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豢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盲之自賤惟屬鑊之無知顧尚方之奚球故將鑄采石以為劔凜豎毛於佞首若然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庭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九

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盪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眇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蔭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兔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郊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方披旒而出駐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變理二氣而襲氣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其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僕之人聳聳其知鹿豕其遊竊瞻安議乃命如之晉居易太湖石記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書籍中散嗜琴精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眾皆怪之走獨知之者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為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唯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謹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



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史多鎮守江湖知公之  
 心唯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壞納奇四五年間繫繫而至  
 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  
 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邱仙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  
 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劇如劒戟者又有  
 如虬如鳳若陸若晦若動將翔將湧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  
 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歎雷巖巖然有可  
 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嶸灑灑若拂嵐撲黛靄靄  
 然有可仰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  
 山五嶽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  
 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迫觀熱察  
 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  
 功乎然而自一成一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  
 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且不鞭而來無脛而  
 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  
 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  
 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石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  
 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之後散在天壤之內轉  
 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  
 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年僧孺題太湖  
 石詩序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

得樂天詩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騰龍虎鬪怪鬼  
 神驚帶雨新水淨轉敲碎玉鳴攪又鋒刃簇纓絡鈞絲紫  
 近水搖奇冷依松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  
 隆胡準深凹刻兕觥雷風疑欲變陰黑訝將行際廖微寒  
 早輪困數片橫地祗愁墊壓龍足困支撐珍重姑蘇守相  
 伶嬾慢情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鮪利涉餘千里山河僅  
 百程池堂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意漸平  
 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勳與添魔力消煩破宿醒  
 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哺鞠詞聲蓋念此園林寶還  
 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為汝數逢迎劉禹錫和題姑蘇所  
 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詩震澤生奇石沉潛得地靈初辭  
 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  
 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烟波含宿潤苔  
 蘇助新青嵌穴胡鵲貌纖鏗蟲篆銘屏顏傲林薄飛動向  
 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盞莫能停  
 靜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渺小  
 欺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醉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  
 畫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際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  
 謠眾共聽一州驚閱費千里遠揚舲覩物格陽陌懷人吳  
 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百居易牛相公宅太湖石  
 詩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巖駉仙掌出罅亭臺隱起磷  
 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散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



磷狀凝成瑟瑟胚廉能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業形將動  
鬼峩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兩班明  
帶古苔未會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深劍馬腦  
帶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此為尤物於人負逸才渡  
江干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深沈亦有媒拔提水  
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杯終隨金碾用  
不學玉山頽踈傅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無此分虛管  
太湖來又詩云遠望老嵯峩近觀怪嶽峩峩峩峩峩峩峩  
勢若千萬尋嵌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  
劍門深形質貫千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  
沉天姿信為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擣帛不如砧何  
乃主人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又詩云  
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氣  
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峰具體小應是華山孫度日休詩  
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薛巖高下刻乃是  
天詭怪信非人功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復若  
何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暢或躡如虎羆連絡若鈎鑲重  
疊如夢躡或若巨移來和沙鬚求之煩毒倪載之勞舳艫  
珥林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求之煩毒倪載之勞舳艫  
通侯一以眇貴却驪龍珠厚賜以賅費遠去窮京都五侯  
土山下要爾漆岳巖賞玩若稱意爵祿行斯須苟有王佐  
士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石無陸龜蒙詩他山

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或裁基棟  
守礪砢成廣殿或剖出温瑜精光具華瑱或將破仇敵百  
職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庭者一以非  
此選槎牙真不材反作天下彥所奇者嵌壑所尚者蔥蒨  
旁穿參洞穴內竅均環釧刻削九琳翫玲瓏五明扇新瑤  
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風只流眇胡宿詩海  
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脚失寒瓊漱成一朶孤雲勢費盡  
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巖下見初平年來賞  
物多成病日遶  
蒼苔幾遍行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為七等以

虎邱石井為第三吳松江為第六今劍池旁經藏之後有

大石井面濶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埋塞今寺

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為石井甚可笑紹興三年主僧如

璧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旁皆石壁鱗皴天成下

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脈中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



勝劍池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往觀大喜為作屋覆之別為亭於井旁以為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

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白雲泉在天平山腰乳泉也

白樂天詩天平山上白雲雲去更添波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秋碧泓然一勾深遊澗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羣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裴回不撥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智之性各有所臣謹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

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存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心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遙甲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酒然忘懷北苑之一旗袁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尚天爵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品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話諷雖遠而有所未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歟恭惟閣下性得泉之醇才猶泉之清仁泉之辭以發揮善體泉之動瀉是雅鍾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體泉之動瀉是儻閣下一漱齒牙之末孽賤發詠樂天如在當敘策避道不任拳拳之誠錢藻白雲巖靜最深泉溜泓溶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蟄寒雷源從天漢星邊落流自鰲峯海上回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愁泉在寶華山寺之東山半極清冽相傳為得道僧名愁

愁和尚者卓錫所出



法雨泉在穹窿山

隱泉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真誥所謂白芝隱泉其水紫色

白礬出陽山鑿山為坑深數十百丈始得初如爛泥見風漸堅膩滑精細他處無比者上人亦當白石脂用本草注吳郡貢石脂則知可作石脂用又有一等紅紫色者亦以當赤石脂用也

綵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紙隱以羅紋然後研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牋詩云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耶今法不傳或者紙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牋正用吳法名吳牋

五酸徒闕反酒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酸酒詩今里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甕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

投者謂之酸其酒則清冽異常今謂之五酸是米五投之耶李蘇州疑是李紳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羣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驚厚祈之龜蒙笑而止

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常自呼其名談苑唐李邕闕嘯傲閭門魚橫玉劍蟻沸金樽賓僚霧進遊俠星奔桂舟今錦纜碧澗兮花源爾乃輟輕橈登水閣絲管遞進獻酬



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譔徒座取物  
 為娛徵羽毛之好鳥得渤澥之仙鳧出籠而張少步而趨  
 嗟喋爭食離蹤帶鵲隨綠波而澹蕩向紅藻而敷愉鳧之  
 為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鬪則仁  
 而有勇參差贅聚颯沓續紛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共泐波  
 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  
 背約迭代擒縱更相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  
 始戮力兮決勝終追飛兮襲弱聳謂驚鴻迴疑返鵠逼仄  
 兮掣曳聯翩兮踴躍忽驚迸以差池儵沉浮而閃爍號噪  
 石蹴瓊沙披羽翰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為之潰濩排錦  
 駐江妃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查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  
 空里酈旬厲天蛙黽兮失穴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雞沮氣  
 傾市之鶴慙妍其為狀也不一其為態也且干豈筆精  
 之所擬非意匠之能傳良戒之而在關俾聞義而忘筌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為盾以自翳  
 挾弩矢以伺之羣鳥見鶴以為同類無猜遂為矢所中陸  
 龜蒙有鶴媒歌以譏同類相陷者歌云偶繫漁舟汀樹枝  
 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

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  
 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道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刷宛若  
 相逢喜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狗流  
 一矢媒歡舞躍勢雖披似詔功能邀琴兒雲飛水宿各自  
 物妒侶害羣由爾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  
 請忘君不見荒坡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鷓鴣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脰丹爪喙色幾及  
 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為賦詩焉詞賦曾誇鷓鴣  
 切鳴辨欲流果

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踈籠晚不似閑棲折葦秋自昔  
 眉梁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隄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

書謝白鷗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王好何味光  
 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光饗王僚王僚被棠棣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  
 進擊炙魚推匕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吳越春秋



魚鱸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鱸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鱸而食不知其臭復重為之吳人作

鱸自闔閭始也吳越春秋

鱸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鱸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為魚今

有魚猶名吳餘鱸者長數寸大如筋尚類鱸形案此即今

之鱸殘魚博物志

鱸魚生松江尤宜鱸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

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輒不

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之或有遊松江就鱸之者

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

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

乃更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鱸

之周浹會者鱸鱸為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為大司

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鱸菰遂罷官歸金谷園

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笋和為

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為金羹玉鱸大業

中吳郡嘗獻鱸鱸絲鱸事具鮓魚條陶弼江上魚者詩云

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和文與可洋州金橙

徑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

白魚出太湖者為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

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



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頂中有石吳錄又云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絕珍大略如巨蟹之嫩為江海魚中之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棟花時為候諺曰棟子花開石首來筍中被絮舞三臺言典賣冬具以買魚也此時已微熱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既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又有忍臭喫石首之譏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養魚遂不敗然與自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自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者故人畏之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會客有此魚則為盛會晨朝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之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一粟浸之經宿則如彈圓又云中其毒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丹皆可解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子荆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河豚而後即服藥皆致死蘇文定公轍嘗記吳人丁騭因食河豚而死以為

世戒

明道雜志

鍼口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鍼春時羣集於松江長橋



之下土人撈取以為乾餉遠味甚腴

菰葉羹晉張翰所思者按菰即菱也菰首吳謂之菱白甘美

可羹而葉殊不可噉疑葉衍或誤今人作鱸羹乃芼以蓴

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甚堅人云計

數百歲

鱓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鱓詩然能發風生疾故

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鱓

螯香蓋吳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

然後從其所之早夜鬻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

障之曰鱓斷得遯者奔紛越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

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遯者遂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

異其稱謂矣

笠澤叢書



吳郡志卷二十九

吳郡志卷三十

土物下

彭蠡吳人呼為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

鹽藏貨於市

嶺表錄異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苑內海中以

草把別遷著水十數日即生小魚取魚子法候夏至前三

五日日暮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羣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

處產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

著上者曝乾為把故洛苑有白魚

大業雜記

鮓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鮓

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膾



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  
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并底浸久出布灑却水則敷然散  
著盤上帝以示羣臣曰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  
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東海真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鱸魚

乾膾六瓶作膾法如鮓魚大業雜記

鮓魚含肚隋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于頭六七月取魚

長二尺珍者 皮光徹如黃油 鹹有味賢於石首含

肚時有口味使大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

煬帝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寸厚寸許先

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末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

乾則破袋出之色如赤瑠璃美勝鱸子其說又云白蝦一

石僅約五升暴殄之酷無烈於此今鱸子猶存而蝦子則

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鯉腴鮓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鯉腴為之一

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鱸鮓大業雜記

蜜蠟擁劔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蠟糖蠟之類擁劔即吳

都賦所謂烏賊擁劔者自白魚子而下至蜜蠟等皆煬帝

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為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

亡之禍續圖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

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為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遙為晚花吟白菊



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書此米中間絕不種三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嚮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掠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區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

唐可頓洞庭獻和遠人修貢為韻云洞庭之遠今且全楚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蹇波淼淼而平湖遠國之奧壤中華之外區土所宜兮四方各異珍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元律改風落遙林寒生窮海批把落而將海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帶曉潤而霜清圓甚垂珠琪樹方而孰可味可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它於周制則那充厥苞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海穰橙不得而離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嶸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齊方物以全入離本枝而不返其價可重其味可珍固綠帶而未變施素錦而猶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自媚實羽翳以出入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檀梨而莫逐備職貢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物斯多結實者衆斯橘也栽則隔乎淮浦生則主乎雲夢獨擅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第二人賦皇帝垂衣裳而制萬國舞干戚而來



九區苞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為常知方輸之必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探碧竹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帶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竹束以江淮之菁背楚壑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元默深居穆清扇鴻鈞而不宰張大樂而無聲閱彼斐荒之貢得斯華實之英乃明四目乃序九歌朱紱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在平務本道泰在平柔遠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未葉遺檳榔於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升聞莫由烟波無已歲月空留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人或中儼草木之可儔希成名于入貢百居易揀貢桶豈不或中儼草木之可儔希成名于入貢百居易揀貢桶善清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客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驚駘力望闕難伸蟻蟻誠疎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稱摯新橘千頭霜熟摘來新包貢度修望紫宸它日功成許高退社中還結素人封

真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勝為天

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結實時一顆至直百錢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煎之飭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公為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極於追鳴夷而酌西子其貴珍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詞則其芳烈又不待言而知蘇軾洞庭春色并引安定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于泡幻藏于歲於一劫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思於人寰嬌嬌兮春風泛天字分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名之蒼鬱攜佳人而往游勤務鬢與風鬢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採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霧解旋珠零而涕瀟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爽款朱門之銅環分希賜之



餘瀝幸公子之破怪我洗蓋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  
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包山之  
桂樹如沐屋之覆關臥松風之瑟瑟縮揚春溜之淙潺追范  
蠡於渺茫弔夫差之厚鯨屬此賜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  
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鸞覺而賦之以授  
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吳下杏猶有

如小兒拳大者地理誌

連根柿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義熙起居注

方蒂柿出常熟蒂正方柿形亦方色如鞞紅味極甘鬆它紅

柿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戶亦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邱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多價極貴凡

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

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囊以

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土人得數十百枚

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

栗殼多毛頂栗殼瑩淨耳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

黃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尚白樂天吳櫻桃含桃最說

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鳥偷飛處銜將火  
人摘爭時踏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即應無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議吳下所

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嘗為譜之今擬其名

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  
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

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  
曰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漫獨此品於冬



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  
 耐人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  
 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  
 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園圃小鬆脆多  
 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  
 敢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或長數  
 寸萬狀蒼鮮可玩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  
 葉梅花頭甚豐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  
 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為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  
 曰綠萼梅凡梅花附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  
 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華仙人萼綠華京師良嶽有萼綠  
 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為時所貴重吳下又  
 有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  
 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曰  
 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  
 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  
 園林初春絕景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于姑蘇  
 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崗圃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  
 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  
 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

晏笑曰倉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郡聞盜花種事以  
 詩遺公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藥新園吏無端  
 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此花當時罕得如此比來展轉  
 移接殆不勝數吳下紅梅在更看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  
 篇號絕唱老不聖俞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為善  
 題東坡詩老不聖俞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為善  
 為紅梅解嘲云日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  
 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  
 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區有爛斑色全相似杏味不及紅梅曰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  
 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經接花常半含名馨口梅言似  
 謂之狗蠟梅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不以形狀貴也故  
 僧磬之口蠟梅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不以形狀貴也故  
 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此花多宿葉結實如  
 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  
 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百居易郡圃新栽  
 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輕  
 今年好為使君開方惟深紅梅清香皓質世稱奇漆在輕  
 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真教臘雪  
 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溪上野梅何足種秦人應獨未  
 知相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耐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為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為圃畦者白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夏果人家亦以釘盤

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葉獨蜀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自蜀東歸以瓦盆漫移數株

置船尾纜高二尺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

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為巖桂詩

人或指以為桂非是百居易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閩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間

取次生蠶橄欖翻厥橙持每霜雪壓多雖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宮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柳以垂者為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旁亦有之樂天蘇州柳金谷園中黃嬭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炙香煮以為飲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饒綴安



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大業雜記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為花

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圃在閬門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繪

綵為幕彌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為牌記其名勔敗官籍其

家不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為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

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

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疊羅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勝西施

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又名富鞞紅雲葉及茜金毬紫中

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王元之長洲種牡丹偶學

豪家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晚來低面開檀口似笑窮愁病長官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歌君不見年年三月

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開梁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傳麻姑齊借霞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瀨史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歌如錦拆他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

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目則歧出兩枝

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

如車蓋薰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亦為之屢變淳熙丙午

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為譜之今掇其名

狀之略志於此范村菊譜略云凡黃花十七種白勝金黃

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根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日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



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日棣棠菊一名  
 金龜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  
 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  
 葉尖瘦如翦羅毅三兩花自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  
 曰麝香黃花心豐腴旁短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干葉小金  
 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干葉小金  
 錢略似明州黃花葉外疊整齊心甚大曰太真黃花  
 如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  
 前已爛熳曰垂絲菊深黃草極細不細隨風動搖如垂絲  
 海棠曰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荔枝菊  
 舉體千葉細瓣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  
 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為浮圖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  
 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于栽培肥瘠  
 之外曰小金鈴菊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肥瘠  
 菊則垂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障亦名柵菊種之坡  
 上則垂下各異尺如縷絡尤宜池潭之瀕曰十樣菊一  
 本開花垂下各異尺如縷絡尤宜池潭之瀕曰十樣菊一  
 往有六七色以成數名之曰十樣菊或曰十樣菊一  
 屬邑有白者曰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  
 皆深綠而厚味甘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甘即  
 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汎茶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即  
 此種花差勝野菊野菊旅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

曰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團毬子細白  
 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  
 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旁淺  
 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太者不過此本出江東  
 比年稍移我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  
 列之于前曰喜容干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中色深  
 外微暈淡欣然豐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小白尤耐  
 植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上品也曰  
 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疎瘦久亦  
 變白曰萬鈴花中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疎瘦久亦  
 香尤清曰蓮花菊如小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尖  
 散清絕一枝只一葩葉亦綠甚曰芙蓉而無心花頭疎極尖  
 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開就者如小  
 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  
 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久則淡白而圓淨曰木  
 似盃醲比末利差小而圓曰艾菊小亦豐腴單細葉尖長  
 似蓬艾曰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單細葉尖長  
 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極淡白時有微紅花葉  
 綠葉全似銀杏葉曰波斯菊極淡白時有微紅花葉  
 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鬚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  
 極大則微捲如髮之鬚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



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  
即開最為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  
白花曰燕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年  
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  
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苗細碎微有菊香  
或云即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萱艸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艸吳中書生呼為療結花王子年拾遺

麝香萱吳中有之述異記謂香似紅藍而甚芳今吳下所植

其花淡黃比常萱差瘦弱香全類末利為可貴也

錦帶花又名海仙蓋王元之名也此花雖處處皆有吳中者

特香略如瑞香山礬輩圃中夾路多植之梅摯海仙花泥根捧入故吳宮

暖力迎隨帶漸紅似桃林縮聯錦紅栽近木蘭殊有意留連文酒繫春風攜柳輕颺曉晴吐鵲騰法

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謂金錢買春

風者陸龜蒙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鬪買却春風是此花

鼓子花野花也皮日休虎邱詩云鼓子花明白石岸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蔣堂嘗有詩百鑑先寒一經深潛疑造化鑄

成林貪夫或有凭欄者不見修篁但見金

哺雞竹葉大多濃陰雖圍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種其筍蔓

延滿地若雞之生子眾多故名哺雞吳人謂雞鶩伏卵為

哺

桃枝竹皮日休虎邱汎舟云桃枝竹覆翠嵐溪

白芷一名葍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為貴陸龜蒙採葍賦葍白芷也

香草美人得以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為賦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觀一時之流恨撫萬古之遺香問人則不屈不

騰光諷畔牢愁子雲於焉華皓吟哀時命曼倩由是摧藏

情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繩繫晷以難駐藹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為送行陋君採芙蓉仍勞贈遠豈知陰晴



互出雅艷相迎隈回鳳喜怒忿鴻驚待笑者青琴時號顧  
謂者碧玉為名偷襲積競紫盈目斜柯而水怯鬢疊葉而  
雲爭蘭在口以時聞嬌如連瑣惠牽心而不定飄若懸旌  
契印難申融怡暗許石能潛遁以求偶山亦浮來而命侶  
誓不為巖阿竹冉冉孤生誓不為澗底松亭亭獨處於  
欺皓本掩湘蕤房紅者自破帶縹者誰披望懷沙之浦詠  
遺襟之詞烟分而翳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  
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  
徐當戶薔薇兮約弱蜂昨葉而先盡鶯轔枝而易落未若  
北堂公子樹芳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茁烟活  
風條翠蕩不知海旁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為上計  
猿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  
長卿或支離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乎稟簪裾而霧  
悄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佩解萼綠華則席上詩  
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真棘履自持雖陳辭而往  
愬遷延却立終抱恨而難平淚滴堪穿腸回好繫蟲織怨  
以成段酒濁愁而判劑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凄迷張  
記室之少婦當爐應還細麗景方貽蕩思已低摧酒疲於  
子建為使花困于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  
迴莫與心傷瑤圃從驚鴉鳩第誰如防瞻怯空屏宜畫魁  
堆蠟名刺欲追尋徒嗟緬總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  
而可學苦遇劉公伯雅夢亦沉沉如逢王母少黎書還數

數

柳李花小碎花也繁縟可愛陸龜蒙有柳李花賦云一枝上

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狀其實也

薔薇花有紅白雜色陸龜蒙詩所謂倚牆當戶一端晴綺者

紅薔薇也皮日休汎舟詩所謂淺深還看白薔薇者則是

野薔薇耳水邊富有之紅花又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

五色薔薇等白花又有金櫻子佛見笑等皆薔薇類也又

有黃薔薇一種格韻尤高

萼味香滑尤宜荖魚羹晉陸機入洛見王濟濟指羊酪謂機

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萼羹未下鹽豉時人以為名

對晉書



菘菜唐人有云闊葉吳菘巨根蜀菘

五色瓜吳威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有五色瓜歲

充賦記述異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甘為蟲

所傷傷其葉則長其根也

國史補趙暇秋日吳中觀貢藕野艇幾西東清冷映碧空寒衣

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田田綠蓮餘片片紅激波纒入

選就日已生風御潔玲瓏膳人懷技擢功梯山謾多品不與世流同

芰卽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別唯武陵記云

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

西陽雜俎折

腰菱唐甚貴之今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餽

餽菱最甘香腰菱廢矣



吳郡志卷三十一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卽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作西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驩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



為殿額伯驕改語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情殿迺親  
 回龍鳳翔翥萬目聳瞻威顏咫尺猶歟盛哉臣觀唐文皇  
 書畫居鍾王表凡形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侈為美譚然  
 於明道闡教為生民福者未始有聞恭惟皇帝陛下天縱  
 多能游藝八法復出神所奚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  
 穆清觀道妙於化原躋斯民於壽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  
 其萬分第自今仰觀句吳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鍾奔走  
 百神搗訶護持罔敢或後當與郡人龔頤正作上梁文以  
 天無極云郡守趙伯驕恭題  
 進壽皇嘉焉麗在昔吳都于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  
 雲霓而來御蔚為上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  
 羅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維時百楹羣目未覩方重  
 光之法駕螭蟠萬礎遺址故存翬飛百楹羣目未覩方重  
 熙累洽之運正遠至邇安之時曾飛百楹羣目未覩方重  
 以佇鸞游於胎靈甄睨於幅員皇上睿志以致虔上士不  
 費壽宮申祝直儲二聖之高道勤心占營室於瑤光萃梓材  
 崇朝而樂施至人示化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  
 於刑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  
 疎瓊檐繡拱倏若化成金甌玉階始非人境佇結綺粲朝  
 嗽之采想瓠稜宿非烟之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

之情狀下銜鳴之玉珥知不足稱於降臨晚帖妥之瑤壇庶  
 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會不掩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  
 巨麓之竊拊敢伸善頌以佐歡謠地梁東滄海微茫一望  
 中錫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氣御靈風地梁西震澤重湖  
 玉浪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火詠朝躋拋梁南只尺  
 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壽與之參拋梁北  
 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地  
 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神景是天宮萬歲千秋輪景  
 貺拋梁下日夕會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闡坤珍  
 資道化伏願上梁之後慈幃康壽宸展尊隆德教並恢於  
 形管仁恩長楸於清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於  
 兵革民編益劬於耕農千里絕扎瘥之盤四民均亭毒之  
 工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鳳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姣  
 服肅于乘萬騎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  
 風歸鶴有一傷開元顧道士協晨宮上啓金扉詔使先生坐  
 蛻歸鶴有一聲應是哭丹無餘粒恐潛飛烟淒玉笥封雲  
 篆月慘琪花葬羽衣腸斷雷  
 平舊遊處五芝無影草微雷  
 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  
 物也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前左街道錄李若濟奉命建庵



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  
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  
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  
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真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為神霄宮燬於兵門有青石橋  
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為吳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興間

道士朱至仁復建

王禹偁撰新修太和宮記夫大道無名  
強其名而彰用至教無類聚其類而誘  
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  
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亦統之而為一蓋應機以設  
殊塗而歸者矣知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  
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追軒昊之淳風以

之修身則抱璞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  
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誠之別業  
也誠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  
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  
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元棄俗入道淮南王之有國也五  
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毘陵之勅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  
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繼黃尤盛乃以  
子元主開元觀省甄處洞元宮尋屬冠也云亡委茲棟宇  
母兮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臥養之後林鳥  
返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寶宇爰以  
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  
二祀也歲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元芝主而建焉于  
是翦榛蕪以構垣墉浚汗潦而隄池沼招伎彼良木鳩于梓  
人繫日以俾功隨方以募眾亦既無怠斯焉告成俾彼仙  
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  
也星壇三級多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醉  
容有儀芝蓋雲聯婉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  
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冰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  
之威儀霜清步虛露冷真籙章醮具矣福佑隨之實天神  
之攸憑生民之所枯也爾乃就水以治檻因高而創亭奇  
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折秋荷蓋圖織  
埃不生眾卉是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



鳥姑蘇勝概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王入觀隨圖籍而  
 效貢已在提封攷碑篆以無文曷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  
 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絃歌而化俗尚愧子游  
 乘風雲而上天焉知其老氏謹為銘曰蘇臺南岬震澤東涘  
 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功既輯其教彌尊宅山未勒  
 元門乃與宮宇肇自田園厥後昆春晚游太和宮詩數里新  
 祕宇空存致書事迹貽于後昆春晚游太和宮詩數里新  
 萍夾岸莎春來乘興宿園籬隨賦蝶顛狂甚當路花枝  
 採折多絳節參差抽苦筍季鉅一籍撒圓  
 荷湖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旁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

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

康孝基重造

空利如削遐瞻一里節境轉寂冥靜逕侵淡蓼仙扉傍巖  
 草屨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冥靜逕侵淡蓼仙扉傍巖  
 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款臨幽墟天萬想皆擺落靈  
 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瓊幃白迴旋錦旌空燦錯鼎氣為龍  
 虎香烟混丹腹看山嶺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  
 笑應無鑰晴來鳥忠佳庵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

從鐸清齋洞前院敢負元科約空中悉羽章池上皆靈藥  
 金醴可酣暢玉鼓堪咀嚼存心服驚胎叩齒讀龍躡擇骨  
 七十二茲焉堪永託在獸乏虎豹於蟲不毒蠶嘗聞擇骨  
 錄仙誌非可作緣賜既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乏此相天  
 與廓三貌惡每嗟原憲瘡常苦齊侯瘧終然合委頓剛亦慕  
 寥廓三貌惡每嗟原憲瘡常苦齊侯瘧終然合委頓剛亦慕  
 陸龜蒙曉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灑灑襟袖清如臨藻珠  
 屏雖然羣動息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鏘碧花無定影憑  
 軒羽人傲爽戶天歎猛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省研空雪  
 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嬰芝田不論頃遙通河漢口  
 近撫松桂頂飯薦七白蔬杯醜九光杏人間附塵躅固陋  
 真鉗頭肯信抹齋傾猶疑夏蟲永元津蕩真壘紫永啼金  
 鼎盡幽人霜自怡一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湄況此深夏夕  
 且寂清月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散客牀  
 不逢奇石枕冷入腦笋席寒侵肌氣清寐不著起坐臨  
 蟠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窗  
 帶乳薛壁縫含雲蕤聞磬走魍魎見燭奔羈雌沆漑欲  
 滴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醒發如吹篴杉風忽然起  
 飄破步虛詞道客巾異樣上清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  
 甘趨馳陸龜蒙靈蹤未徧尋不覺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  
 下杉蘿逕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卽神宮虛堂愜



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零髣髴聞玉笙敲鏗動涼馨  
風凝古松粒露壓修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  
辨真語若授靈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頻窺宿羽  
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遣造請徒探物外趣未  
脫塵中病舉手謝  
靈峯徜徉事歸艇

上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置元豐中陳于撰上真宮記

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也又西二十里  
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踔太湖心而形勢截薛氣象  
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為神明多宮乎此蓋  
山之中有林屋幽墟之天即洞天之一也西縹渺峯之南  
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渺峯之南北際湖  
之陽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隱士指宅以資  
道而奏可其為宮即今之壽聖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  
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信其為神仙之別隱也崇岡  
伏嶺雲烟之所封而不散遂巖麗谷泉湫之所漱而不枯  
舒焉而明莫知其為畫慘焉而晦莫辨其為夜蓋山間之  
朝昏也芳林茂草虎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  
禽狖之所勝而人力不能攘金石之潤不以暑而樵松桂  
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為月而不  
眩其速積四時以為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遷者誰

肥荒區相仍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  
天聖八年州愴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  
之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以鹿豕而問焉不蹊則藁  
蔓荒我室荆棘蕪我路矣况縣久哉紹先至即誅穢以治  
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闕神明既容  
盆莽而已又以道術禮醮足以化眾人也既容山蔬圃茹  
足以致食終日道術禮醮足以化眾人也既容山蔬圃茹  
令朱超政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明其  
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少大皆名其為先生  
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遠近無少大皆名其為先生  
也蓋昔之所已廢至二人而興昔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  
使數百年之蹤絜然復在者豈非人之難能歟余因為之  
說曰冲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  
也以心君神以神王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物  
非構而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對由是  
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傳於秘不傳於露  
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真於太陽所以與鬼神通即將以  
於太陰所以不疑其夜解蓋德之陰以與鬼神通即將以  
相天地而焉為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齊此古之謂  
鬼神而焉為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齊此古之謂  
至人而寂寥千百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于天下  
者為智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道之不行於



天下者為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興壞濟物有如二人者亦可謂難見也余所以樂為記其大畧而又為之說如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于撰皮日休逕盤在山助繚繞窮雲端搗菌杖頭紫綠崖屐齒天鈞鳴響亮天祿行蹒跚琪樹夾一逕萬真景齋心方可觀天鈞鳴響亮天祿行蹒跚琪共結修蛇飛相盤皮膚疥甲冑枝節擒樞狂上露鉗似天裂朽中如井脊襪徒風聲疾距如地力疼癩根上露鉗似天裂中狂波瀾台時若蒼莽闊處如轅轅儼對無霸陣靜問嚴陵灘靈飛一以護山都焉敢干兩廊絮寂對無霸陣靜問嚴靜采九色節閑懸十絕幡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關珊昔有葉道士位當昇靈官欲箋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既逐隱龍去道風猶此殘猶聞絳日草往往生空壇羽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冑粲然與之權衣巾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覺有真氣恐隨風力搏明朝若更住必擬墮儒冠陸龜蒙嘗聞昇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自相亞香裙或霞漿侍女忽玉妃坐進金碧腴去馳騰歛駕今來上真觀恍若心靈訝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朱草雲破生瑤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閑開飛龜帙靜倚宿鳳架俗狀既極能遺塵冠聊以卸人間方大火此境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拖天罽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

府郭寺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

舍錫佩引涼姿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利有志依閒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即梁重元寺入國朝為承天

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

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

改今額見吳都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

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禽魚

各翔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毗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

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

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眾力更鑄鐘成爲銅萬三千



斤晉陵孫觀為之銘曰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  
量無邊眾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矯亂顛  
倒妄認前塵色聲交燧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  
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  
鐘蛇以日聞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孽破贖一  
擊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  
無上聞俱證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韋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

池芳草氣閒齋春樹陰晴蝶飄蘭徑游蜂遶花心不遇君  
攜手誰復此幽尋寓居精舍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家  
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  
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即與人羣遠  
豈謂是非嬰永定寺喜辟疆夜至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  
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  
將一樽對無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為寺舊傳朱

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

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

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為寺楊備朱明寺不梯爭分不義財

風雨暗裏却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為之

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

為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

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

年其徒復以餘橐剏經樓龔頤正為之記其略如此乃子

廣化寺千日府宴致仕諸公詩使君瀟酒上賓閒金地無  
塵晝敞交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郵客  
爭揮翰此能吳姬一破顏此節  
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琯



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

瑠寺碑序祕書省校書郎綦母潛銘厥初道在人清河公房  
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  
澆極人妄西方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  
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  
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  
其數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  
要顯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成  
地圓果歸迴拯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  
精宮為歸誠之地比邱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臣孰能崇  
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  
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  
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  
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嗣帝  
胄秉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  
我無累己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博身逸俗康  
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深  
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與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奉佛  
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  
塔此州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云克讓聞義

風偃拾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剛才傑寺主行度  
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  
取材輦貨購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諮決於公輸瓌  
巧採奇於眾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起舊有增飾  
允正殿之四雷蔓長廡之南垂廓開房室增加廡庫高閣  
疊起以下覆虹新樂櫃雲密欵爾已就宛然化右驛亭  
拱維嵩彩翠虹直視一面齊啓倚闌闐俯朝盈夕散之人  
左城喋巨望朝京逾之土地當聚落之腹壯為塔廟之人  
前枕通莊閔朝京逾之土地當聚落之腹壯為塔廟之人  
首標吳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  
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  
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  
備成是寶功足可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瑠浮客一過  
捨舟投體目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諾敘事不甚明暢銘而  
頌之實在能者詞曰昔元命運革唐德大象有歸神器  
載復天人在慶元津扇福乃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  
棟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其故疎綴  
煙銷迴廊燼去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皇叔總我古疎綴  
象設不覲風埃咸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  
助成英英郡貳亦既同聲祭祭僧士誰非會情投心霧塞  
効信泉傾舊制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飛養與國  
同劫配天作程假同紹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



神悟寺主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口口經營結構心願  
廣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驚途數千  
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  
修復碑紀起廢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  
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寧象額揚  
備詩高利長幡散淨居方袍圓笠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  
輪皇帝書金

輪皇帝書金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勔建浮屠十三  
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即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通元  
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  
小院五曰文殊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  
級兵燼後有行者金大圓募眾復建僅能九級所費計數  
十萬緡寺有臥佛北人多呼為臥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

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燼後王岐公之  
孫女慈明大師者募眾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晉時  
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燼後二像猶存鉢亦為一僧藏  
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茹鉢遂破壘視  
其壘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梁簡文浮海石像銘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璧  
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  
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  
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  
松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為業掛此簷綸  
無甄小紉布斯九戩常待六鼈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  
沉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為海神即與  
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



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冥咸起渡河之悲竊有  
 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仙  
 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沒而  
 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  
 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  
 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濱清口頂禮歸依歌嘑贊德于  
 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  
 舟子招招弗能遠驚而靈相峩峩漸來就浦仰觀神像疑  
 然雙汎非因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肯各有  
 題一各維衛一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肯各有  
 僊之姿非凡道徒試就提捧是時眾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  
 葑門而一息俗側塞人祇協慶膺舟住近通元而西歸望  
 權為乳母陳氏之俗也亦一勝共怪曰朱膺帛之神塔乃  
 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其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  
 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適動至自舟中故  
 知據井夜飛實無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  
 門釋法開來稱被國眾聖所記云東方有塗禮已而去其  
 王塔若能恭往禮觀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其  
 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教更造銅光二枚其  
 高九尺其高八尺五寸銅邁是磨是銑煜如光定湛似  
 攻金無俟嵇康之鍛既鐫既鏤是磨是銑煜如光定湛似

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觀十方俱聞說法豈止  
 借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眾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  
 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  
 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世亦託似於優旃諸往蹟  
 聖云亡尚追儀於有若楚君不絕稽命之禩或傳諸近現  
 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禩或傳諸近現  
 靈迹不銘不勒何稱耳或壽宮虛置况遠追應身最近  
 慧日獨園無生永證此魚鈎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  
 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魚鈎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  
 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真容未俗心王所  
 足起萬字胷書身橫五分衣刻三照此真容未俗心王所  
 類浮水沫神跡長處全吳希嚮必盡勤劬佛鉢相塵滅聞  
 或祛湛然神跡長處全吳希嚮必盡勤劬佛鉢相塵滅聞  
 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千百年  
 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千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若  
 茨國若千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若千百年當至  
 至滬濱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像八年  
 者於滬濱沙叢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像八年  
 見于外漁者始以爲異意滬濱二聖之遺祥也乃以佛  
 之迄今尚存遂觀而爲之詠因寄天隨子帝青石作錄  
 冰姿磬嶼岷璘麟也會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



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麥妙香消大劫  
 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問吹陸龜蒙空王初受  
 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脛吟麟持次想添香積飯覆  
 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靈峯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  
 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峯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畫靜  
 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畫靜  
 寂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踈季紳開元書靜  
 序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壯者頃年多遊寓於此及大  
 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大亦無也詩云十層花  
 宇真毫相數何峯巒闕月扉攢立寶山中色界散周香海  
 小輪圍坐隅尺窺巖壑外高低辨翠微難保爾形終  
 不轉莫令偷拂六銖衣皮日休早景即事客省蕭條柿葉  
 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杪風  
 鶴靜時來珠像側鵲馴多在寶幡中如何塵外虛為契不  
 得支公此會同陸龜蒙日入樓于闐風水樹初抽寥泚思  
 空灑漣漣滿地貝多雪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樹初抽寥泚思  
 竹牕猶掛夢寬中靈香散盡禪家接誰共般源小園同  
 開聲駭鹿羣滿林鮮管水犀文森還似犬牙分折烟束露  
 穿石上雲並出亦如鴛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折烟束露  
 如相遺何允明朝不茹董陸龜蒙春龍爭地養檀藥況是  
 雙林雨後看迸出似豪當垓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顓宅也至唐司勳陸郎

欲齊金刹折增光宜照玉盤更待錦包零落後粉環高下  
 獨烟寒度日休陸龜蒙聯句須暑雖難避僧家自有  
 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鱗相和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  
 松行將雅拜篋陣欲交麾纒望塔青髯識登樓白鷓知  
 經森欲動珠像嚴將怡筒篋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語  
 噪少京步鶴隨蓮細烟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  
 說開卷梵天詞積水魚梁壞蕪花病枕歌懷君蕭酒處孤  
 夢遠采恩難辭能題寺閣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  
 終日任尤愛暫時唱棹莫門去啼林社宇還高僧不可  
 羨西景掩禪關方子通程公闕留客開元飲二首畫錦新  
 坊路稍西與來攜客就僧扉前倒玉情無比筆下雪與  
 妙欲飛盤盤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歸流傳白雪與  
 城清頓覺炎歎一夕微五仙老論交小往還多才令尹  
 能攀攜獨步入千花界借榻清臨永開笑語不驚妙鳥  
 去襟懷猶過野僧間城中此學西人與  
 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脫單絃放曠拋輕策屣搖林下風偃仰問中石岫殘蟬  
 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失履襟襟瀟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



桂倚支雲錫籟清陰登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  
 勝鋪仙席魚跳上紫芙蓉化緣青壁相心是玉連徒耳為  
 金鑿敵吾宗昔高向志在義皇易豈獨斷韋編後將刊錢  
 隨光不吝寸斯道甘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盧肝衡論令昔  
 流帷幄通夢寐江湖日擺落函谷壓高欵華陽憤籟去  
 雲無信歸來鶴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  
 點落此芒際索細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蹟堪悲東序賈  
 忽變西籍不見步兵詩空懷康樂展遲遲不能去京颺滿  
 境徒嗟惜墨沼轉踈蕪元齋論聞寂運塵想共有吟詩  
 杉栢與淨名遊還來雪山覓麴陸俱懷由塵想共有吟詩  
 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苑處先  
 生會是草元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聽中掛鉢囊今目  
 有情消未得故將名理問思光皮日休戚歷杉陰入草堂  
 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滿坐久重焚柏子香魚  
 慣齋時分淨食鵝能開處傍禪林雲林滿眼空羈帶欲對  
 彌天却自傷陸龜蒙寒夜同皮日休訪寂上人月機風殿  
 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堞坐  
 禪深明時尚阻青雲亦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得  
 侶不勞金偈更降心霞日休院寒青鷺孤吟自是海邊鷗得  
 入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晴一聲金磬檜烟深陶鑄竟無

妨醉殷浩談經不廢吟何事欲  
 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徽宗

時以為祝壽道場後即以為薦嚴之地改今額守堅覺初

二僧會攜舊書卷來宿古禪林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  
 爐開山夜靜門掩雪天陰杙上一寒硯燈前三苦吟韻強  
 顏汗落可切鬢絲侵玉就還重琢河窮更遠尋穴爭探乳  
 虎少獨揀良金字穩倚天星轉篇終海月沉唱酬同紀錄得  
 夫暗規殿木鐸不徇路薰風難和琴半生誰引手中道比  
 分襟分野三河闊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簪  
 嶺外烟風地湖邊雲水心情涼張翰繪  
 夢想陸機禽松下莓苔石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狄

難此寺賊酋所寓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

名雙塔寺紹熙中提舉徐誼給常平田記兩浙西路常平  
 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畿內若



節誕彌奉賜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典先期環月率其屬  
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視聖道場備極嚴奉  
是院肇唐咸通逮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  
遂更今額乾道中始革律焉規模比舊增新四眾歸仰雲  
水空集為一大叢林建院之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瞻紹熙二  
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瞻紹熙二  
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  
意孚達暮年于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  
餘畝沒入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  
甲皆不願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為  
請公委有司給之抑權放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  
無加喙而院之眾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  
深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頤正記  
本末於推之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  
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天下與來世此  
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解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巖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燹至今未能復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晉戴逵宅皮陸集

又以北禪寺為戴宅則此即今北禪寺矣顧況撰建乾元寺記五蘊十二

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自性為空  
空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缸渡海蚊背負山不為希有事  
僧法珣與和合眾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顯  
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旻之奏云觀察使李涵李道昌  
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與雖空  
不敗有為有滅無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語說故有相大  
無相無為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  
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二俱真一乘  
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二俱真一乘  
義也為妙為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之體荷羣有  
虛空之體大於天地萬億故於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真  
際恒沙煩惱莫不除魚吞鈎虎落奔蛾拂火此眾生自  
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國成等正覺  
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着弊衣膠  
次乞食及往切利省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炸用膠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藏石記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

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  
長者造祇洹精舍木田底伽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  
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二寺釋道安造襄陽  
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東林西林寺度法師造攝山棲霞  
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  
五寺畧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珣上人重舊  
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瑛請況於經藏中抄佛心說示無  
極文曰卓哉迷廬宏巨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  
之飛登梵天塵勞為海般瓊為船載生死流是日希有大  
哉乾元實坊崇哉法雨灑埃慈雲徘徊  
告善來實坊崇哉法雨灑埃慈雲徘徊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是郡六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宏正神  
益等儻功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宏等葺事太和二  
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  
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綵繪  
金碧以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  
錯以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百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  
函二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



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  
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  
歸供施達瓏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遊者學焚香  
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又日與苾芻眾升堂焚香  
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榷椎唱伽陀授持讀諷  
十二部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  
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恍然異風一變至道  
所得功德不自覺知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  
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  
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直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  
雜都請子為記夫大寶也直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  
廢示勸誠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  
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法隱法於藏則無上之道幾乎  
廢則經墜經墜則法提上首暨摩帝輩得之不虔奉而護  
之乎得保官支提上首暨摩帝輩得之不虔奉而護念  
非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

吳郡志卷三十一

吳郡志卷三十二

郭外寺

雲巖寺即虎邱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

咸和二年捨以為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為一寺之勝

聞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邱山門

記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  
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  
會劇郡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  
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盛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  
之縹緲烟景何窮睇層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邱山者按  
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三百步高三百三  
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冢在吳縣閭門  
外名曰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  
池六尺玉龜之三白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  
帝因遊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  
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為虎邱焉故上有



劍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  
 闊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  
 云沉沉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爲武邱云  
 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  
 鬼詩林逵回其仙馭詭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  
 氏伯仲珣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  
 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年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  
 道中嶽牧貳卿魏公庠改爲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  
 彼美招提實爲絕境粉垣迴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深  
 中迥藏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泊山移去日暮先教  
 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  
 出雲霓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千年之  
 鶴之多集四照之花競拆垂組影纓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  
 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敘  
 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敘  
 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  
 飛翰於雲鸞祈鏤文於金石愧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  
 數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鬢髯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  
 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  
 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葉清  
 臣御書閣碑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

十有五年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一天地  
 並况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奠汾睢南遊苦  
 縣典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騰實倬越古今天縱將聖典  
 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浸尋經藝披編日  
 仄點翰宵分帝庸賡歌道諧筌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休  
 于萬麓留神小學三元乘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拯相  
 與文雅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爲集凡三百卷請  
 從刊皇帝以傳永久制曰可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孝德茂烈巍郁聖言睿藻雲章日麗非書之黃素縉  
 馨德茂烈巍郁聖言睿藻雲章日麗非書之黃素縉  
 以文錦檢于玉匣藏之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厥萬祀  
 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辨九山之物分道遣使咸錫  
 其副則吳郡之輿地之志職方辨九山之物分道遣使咸錫  
 勝勢叢生萬石崛起平臯講席坦乎于劍泉砥其百尺  
 松篁總翠烟嵐異色宜有神物舍于寶坊前此守士臣寔  
 臣度初基尊奉卽山而宇寒暑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  
 冬十月知軍事臣堂始大前構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  
 而財人縣官者錢一七百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  
 臣宋卿經始慮素程工董役肇日短昂訖于駟見更五甲  
 子閣成無慮費竹木章箇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  
 出帑一金不調閣里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彌望凡爲中樞  
 韞覆之物皆稱閣而具疏柝密礎材理堅緻藻楣文稅光



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不曜飛陛橫出喬松在下熏厨凝  
香而負負最髹奩含輝而摩豁偉哉麗乎茲可以壯龜龍之  
負載倬雲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  
垂賁岫幌彌歷年所先朝寶附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  
并集為賜今皇帝飛雲灑妙墨本三十重光祖武嗣有恩  
頌至是落成並置其上三聖繼統昭明游藝若五辰二  
珠聯璧合雖堯文禹律昌不作武述何惟宋過此惟堂以  
通敏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邇惟宋過此惟堂以  
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符節閣斯人賴嚴肅給裕  
嘗為史官勤記天子言動持使者符節閣斯人賴嚴肅給裕  
臨下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敢書始事銘于樂石詞曰  
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崙聖武有文垂典經粵宋二宗  
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筆墨精妙大  
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籤寶帙金匱石室墨精妙大  
治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邱茂林修竹龍蟠虎伏其地  
福直有真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惟忠結宇再重  
羣山之崇猗金簡有字韜于委羽是則文成世無諸蓬  
朽石斯泐飛閣祕書時萬時億景祐五年十月七日兩  
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  
勾茶鹽礬稅朝奉郎守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  
袋臣葉清臣撰張丞相浚藏記吳郡山水秀麗虎邱號勝

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劍虎居其上  
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珣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與佛  
朝至道中革律為禪紹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  
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于圓悟禪師實繼灑掃  
建立轉輪大法藏効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  
募甚偉僧法燦再閱告寂我法悟為之勸事難集為  
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法悟為之勸事難集為解夙夜  
益勵精誠再閱告寂我法悟為之勸事難集為解夙夜  
貝葉輝燦再閱告寂我法悟為之勸事難集為解夙夜  
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規口嘆盡捐所有時當  
儒問以財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  
安然我嘗思之夷狄之變其來有事因欲激為愛用  
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愛用  
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  
正和氣自生其緣故出於非小補是警喻發明而無  
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於非小補是警喻發明而無  
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  
古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宕南畝致恭  
也哉將見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  
疵通孝悌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承其傳  
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投資政殿



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峰寺吳館娃宮也梁天

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蹟土人奉事甚謹今為韓

王功德寺改今名餘見靈巖山門太平興國二年平江軍

塔記吳靈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院也太湖渺白涵其

側虎邱點翠映其後自餘岡阜川瀆沃野上田環遶帶縈

若視諸掌代遷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禩也屬丙子

歲冬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罔極聊可諭

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制絲是顯營鳩塔冥助翟衣于

山之椒累磚而就基其巖所以遠騫崩之患黜其材所以

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自運陶公之斲自于經始迨

爾一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

若九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歟上聳地以于切塔拔山

而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届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

輿實石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

拂石仙衣尚為游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

陵谷孫觀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

為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憩殿廡下長身鰲面

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

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眾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

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是道

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問疾象

先引至臥內僧索杯水啜之一瘳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

金帛數牀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它日還吳來過我

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

趨靈巖如約問僧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

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

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其事載

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乘

經菩薩品云惟靈巖古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

始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今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

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

院之東廡庠迫破露不足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

智衲飭其徒募眾力大之高豐巨桷雄視一方聲震動山

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為天環遶梵唄之聲震動山

谷於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為天環遶梵唄之聲震動山

六趣出沒過死莫覺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

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湧揮塵



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  
 五濁如燐雞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  
 得路發苦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  
 遺像心遷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處照耀大千一睹  
 迦靈巖智積皆是人勸成之隆樓閣穹宇幾徧淮吳服同  
 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樓閣穹宇幾徧淮吳服同  
 止智積一殿而已樂天宿靈巖閣穹宇幾徧淮吳服同  
 去僧歸獨夜深華屏除惟對酒歌鐘放散只畱琴更無  
 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亭東望好太湖烟  
 水綠沉沉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池香徑又欲平二三  
 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池香徑又欲平二三  
 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  
 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  
 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邱方悟  
 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借良遊地踈泉谷  
 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  
 溪頭寺蟲聲滿橋洲倚欄香晚移最高樓蘇舜欽古來興  
 盡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波空去鴈吳王宮闕  
 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鴈吳王宮闕  
 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  
 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胡宿宿枕依鄉館天機斗覺清一

聞山鳥語響起野麋情峭木搖霜氣踈泉曳玉聲簡書催  
 俗駕窗日兩竿明夕鐘初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  
 冰簟浸牀消客夢一夜漢陰機事息草堂虛論破煩襟季復  
 樹交柯翠翳深一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寂寂香  
 圭秀峯上方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寂寂香  
 竟口不得惟餘松柏韻天風劉無降曉乘輕舸出江城晚  
 上藍輿却倦行盡日松韻天風劉無降曉乘輕舸出江城晚  
 攝身下蓬萊放浪雲水迹非無簡書畏心賞寄泉石亭亭  
 雲間塔勝地聞自昔梯空中斷裂地開震澤我我東西峯觀  
 半寶發坦如席環山劃中斷裂地開震澤我我東西峯觀  
 闕倚空碧千尋探香遙劔臥漣漪直當年館娃宮六月避  
 暑夕琴臺延薰風萬女曳阿錫牛耳爭齊鳴鳥喙已荐食  
 百家雨東村託足歸無宅焉知陵谷變大厦響千鳥矧茲  
 風塵際樓殿踊山脊安隱大築堂榜曰五至賦詩云浩劫  
 嘆萬法本空寂孫覲聞訥老築堂榜曰五至賦詩云浩劫  
 昔記觀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真  
 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無  
 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盃又趁春  
 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龍龕人去來想後七年過靈  
 巖再賦二詩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捫蘿穿窈窕烈兩  
 上崢嶸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降肱一鼉吼徹烈兩  
 驚獨詣超神界真遊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鬪僧清



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界誅莠製不借剖竹作如意激心  
訊空王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因緣有五至百年祀國  
憂四大偃師戲應作  
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天峰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峰山亦名支硎山即東晉

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義奏賜今名

六年龍谿曾收記吳郡朱長文書闕問城西二十餘里山  
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圖記所謂報恩山  
南峯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泉置報恩院  
唐之大中改為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峯額予先世松  
檟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省屢過天峯嘗訪遺詩舊刻  
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  
日以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峯皆為賦詩寶歷  
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  
中嘗為監察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  
峯院額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時而  
報恩支山南峯三名並存則知院即所載大中宰相於一  
誤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  
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  
之上中峯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石室

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遁菴自菴前西向登山可數百  
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又數百步  
乃至天峯北僧院共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泉流  
其上清此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其謂  
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  
文又有如蹄泔者人謂之馬跡石故禹錫詩云石文留馬  
跡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與樓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  
牛頭聳蒼苔深馬跡訛又曰支硎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  
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云又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與夫  
松陵詩所言承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  
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  
門天峯之旁有待月嶺嶺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  
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  
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以爲高逸之從游自放  
寂之境而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爲高逸之從游自放矣  
維吳之報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峯故此  
山亦有馬跡石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  
趣非窘拘於浮屠法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  
於名迹者猶不泯其爲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  
禪法於天峯繼住持者十來人矣德興之始來茅屋土階  
僅禦風雨後有文啓慧汀贊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土架



木上瓦下，有浴室，非一日而能終始。如藏無不嚴具，其治之非一。積人非一家也。予常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州人，有非一。言者曰：益滋大，於是言者不禁。止上曰：佛以道治。修心至於禪學，為益滋大。於是言者不禁。止上曰：佛以道治。非必使人心釋氏心法之妙，殆不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禮者。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長先王道，化之法。禪師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心地乃達。無所底滯，子之明。友也。沃洲居易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因有所記。論本未書，以畀之政。和七年，葉勸超隱堂，記佛子棄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必欲開張。鋪席以開導，羣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一曰：欲以開導，羣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嘗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橐裝為營。退休之念，會子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橐裝為營。小居能仁精舍，乃其所居。之堂曰：超隱。法相是。本虛無澹泊，為宗而垂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

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體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第一義諦，復然流通。遍周沙界，自爾以來，燈燈相傳。聞而大千發昏蒙，證菩提。果超出世間，與佛同體。得茲。照耀才公，有焉。昔紹聖末，余掾豐陽，謁長老自齡。於此山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異口。絲雲獨鶴。於此山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異口。絲雲獨鶴。稍稍接之，話言莫非善巧。輒議論風起，至於曹臺之處。如泉竇始開，悉自胷中流出。所謂深得辨才三昧者，見。既已如此，退之超然矣。而又能於茲時，出超然不拔之見。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人，廣眾卓絕。數等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完潔不修，不陋。真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龕記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葉夢得遊南峯寺詩，序遊南峯寺，獨登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才上人云：欲作亭嶺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澤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借明眼，昔多窮。探腹背，眩金碧。鍾。正青酣，我懶登。涉茲行，咤猶無餘。談高木，氣未炎。綠陰。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彌勒。龕中有定水，萬境九。晚識前。三。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胷中自有佳食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頑紫老，餘榭。我窘世網，何殊老眠蠶。我今已解縛，真理。天花雨，麩笑。我窘世網，何殊老眠蠶。我今已解縛，真理。



密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

密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  
庵偃松久傲兀碧琳故澄涵言尋覺城路更欲從徧參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基也  
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石堪敷  
坐寒泉可濯巾自慙容鬢上猶帶郡庭塵咸平錢儼碑銘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  
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綽為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真風則紀  
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  
支硎寺也伊昔二眾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公道馬跡及  
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圯海內  
精宇人祇號咽茲寺在圯例獻文續嗣佛日再中旃檀之  
林枯蕪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是邦與僧清贊相  
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請僧洪憲主之憲即  
豫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于乾德甲子  
歲凡百餘年禪師之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尋  
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尋  
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法席願齒入室之列大寂示之  
曰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  
大寂之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  
是為今觀音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  
理判官張仁某等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

氏皆如銘之所記蓋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徙居上方所  
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白眉也亦禮大寂得  
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蘊昭善繼也恩公苦行  
有聞元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嘗  
入京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邈逅疏  
本寺之寅緣欲愚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  
者迺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功臣  
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  
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吳郡志卷三十二

吳郡志卷三十三  
郭外寺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即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謂清輝軒碧

玉沼多境巖寶雲井白龍洞觀音巖偃蓋松妙高峯東齋

西隱蔣堂新井歌并序云堯峯顯暹禪師有道行居常遊

大為吳門一日且曰山中鑿石造井踰歲僅成既列而甘

青山頭一穴四願得紀述以久其傳因作歌云白雲莽莽

衆羞於時大士寶雲者願指土脉智慮周山靈所感道心

爽檀施聿來工力鳩雲鋪齊下遠雷動石火內擊飛星稠

百尺虛空廓地表或問何處移龍秋次則其徒駭殊勝競

人疑從天墮月窟或問何處移龍秋次則其徒駭殊勝競

持應器嘗甘柔飢或連臂喜跳擲渴烏引喙鳴鈎駘碧餐

光中轆轤曉銀牀側畔梧桐秋寶方金地互相映谷鮒坎

蛙難此留傍晚江形小衣帶下窺湖面卑浮漚何茲鑿飲

有功利一掬入口醜優熱者濯之昏鈍決病者沃之沈

瘡瘳而我時邀墨客去松澗遠犀比之玉乳不差別舳舻

薜雅具羅列無腥馭駝羅縵也



淵請彼鍊丹多謬悠裕鷓鴣劫燒峯鍾子研今茲泉眼在魯  
 塢所喜雲液鄰菟裘臚此山此井承不廢此歌其庶傳南州又  
 水記未載子將修此山半亭堯峯路之半游客趨層崖斗  
 題半峯亭詩云何名半峯亭堯峯路之半游客趨層崖斗  
 上多股戰寶雲構茲軒接引心不倦所冀冠蓋來少休松  
 石畔雄視金仙居巍乎倚銀漢自此更攀緣須臾躋彼岸  
 季彌大雲峯何岩堯去天餘幾丈其下蔚華林幽禪屹相  
 向我游先朝瞰海日射巾杖飛蓋不須持步步蒼松障山  
 僧知我來羅立晷雁行提攜兩行人為我談實相一種勿  
 弦琴三歎無聲唱開軒面東南千里入俯仰西登妙高臺  
 更欲茲曠望土斷澤遶山煙濤渺雲浪恐是六龍連蓬壺  
 墮莽蒼又疑鯨入海偃脊起青嶂時方老火熾金石流欲  
 場須臾變雲雨為作雄風壯翻手回涼秋掀舞干林響誰  
 云免水宮自是神龍藏三高如可作吾欲五湖訪洗足巨  
 浸心振衣孤峯上寄語夸奪流得飽但相忘長哦可當歌  
 踏月下空曠僧懷深山居十詠湛湛平湖浸月明漁歌吹  
 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跌坐不稱詩情稱道情石清輝軒  
 深靜含秋一鑑寬清甘聊酌齒牙寒靈巖自笑窮山骨明  
 月泉慳只欲乾石碧玉沼聊向蒼藤掛六環滿莎嘉致伴  
 幽閒雙眸淨洗看不厭欲結遮頭草一間右多境巖寶雲  
 珠草廣禪林鑿石窮源意亦深長歎甘泉不當路汪空  
 有濟人心石寶雲井古洞深沉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

普明禪院卽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

白龍何處淹頭角天下蒼生待汝歸右白龍洞笑日野花  
 青嶂下歌春幽鳥白雲間寶陀大士全身露懽惱遊人空  
 看山石觀音巖寒松門底如張蓋接引嘉賓眼倍青方丈  
 老人迎送少未應因汝下幽庭右偃蓋松下視羣山盡子  
 孫孤高直與月輪分善財不用別峯覓只此休時見德雲  
 石妙高峯禪板蒲團消永日明窗淨几映踈筠一爐香盡  
 六時過轉覺山家氣味真右東齋匿影長嫌山未深閉門  
 莫放俗塵侵如今滿眼事奔走欲向何人話此心石西隱

院也孫觀記平江自唐白公爲刺史時卽事賦詩已有八  
 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啓間大盜竄出爭爲強雄而武肅王  
 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湖東西之地五代分裂  
 諸藩據口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  
 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  
 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  
 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  
 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爲煨燼而  
 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  
 從出而巋然獨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郡圖經卽  
 妙利普明塔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卽



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麗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頽簷委地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飾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陸院嚴麗觀深龍象所棲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率常賄賂然舉首蹙額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金幣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右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空弊衣糲食不以私其身日以飾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輩持私其門或持簿乞民欲為無不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輩持扣門或持簿乞民欲為無不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輩持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輩持之長人者長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聲威以恒之而後吏得投其隙以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

休戚共為一體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覲記張祐長洲苑外草蕭蕭却憶重遊歲月遙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師中吳門多精蓋此寺名尤舌拒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暉鐘夕舸輒雙槽對樓虎巖屏橫野橋塔影落前浦霜樓鳴曉鐘夕舸輒雙槽對樓虎巖屏橫野橋塔影落前忙心已閒道樂行彌苦不為喧所遷意以靜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巒巒來寺好軒戶程師孟門對雲山畫不如今年居邇來寺好軒戶程師孟門對雲山畫不如今山棋磯巒巒巒巒來寺好軒戶程師孟門對雲山畫不如今山平隔岸流水漫過門朱舫朝天泊橋邊寺近郭村主人似雪怪我到多番孫覲與齊白浪噴鷗首黃塵送馬蹄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鷗首黃塵送馬蹄西南北路一榻有高低橋邊又三絕白首重來一夢中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元都舊日花銅駝三年瘴海臥炎宵夢隔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物銅駝三年瘴海臥炎宵夢隔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橋半夜鐘明日館娃宮裏去洞庭呼起一帆風張孝祥四



年忽忽兩經過古岸依然窄堵波借我繩牀銷午暑亂蟬  
鳴處竹陰多郭附師子山雲漠漠越來溪水悠悠鐘到客  
船未曉月和漁火俱愁咫尺橫塘古塔連綿  
芳草長洲一老翁然自在時時來繫扁舟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舊經云梁天監二

年置今記中云唐會昌六年建寺有米芾大書詩兩壁字

畫奇逸至今存焉楊宿記穹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

白馬之奠感明神之徵因爲白馬塢卽茲院之址也至唐

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梵宇法眷承紹六世于茲事曠繕完

迨今百載飛梁朽以虹天危簷壓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

生矣大教不泯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粵有當院徒

弟奉安發志必葺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

等一題百五十餘人咸蠲淨緝鼎新大壯殿堂爽塏廊廡

轉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則安師之與葺能事有是夫

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德勝事願勒貞珉

聊奮直筆爲紀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

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

石全好字畫秀整絕類虞褚大抵隋人書法兼傳晉宋間

造意甚可珍今錄之吳郡橫山頂舍利靈塔銘竊以至理

無以明蹤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

之妍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

之因況撒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

塔崇福之重詎堪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

者乃華陽祀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風雷

之際出處朱紫之庭糜爵峻於其身隆基茂於往葉溫良

洽于部國孝友睦于閭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

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

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宮人奉爲皇帝后齊王六宮眷屬  
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外重石柳周護留諸弗朽遇劫  
塔以九舍守諸不中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邱  
法首者歲居鄰亂卽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  
操自離親捨俗三許年洞織苦空明閑法要誠心內發  
冥夢外酬時聞此山是古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  
願寶鐸常搖法輪恒轉含生迴向歸心上通有頌曰天  
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相焉  
是滅法矣非生蓋纏虛萃渴愛徒盈不無有何體何名焉



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  
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  
同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  
莊嚴干靈輔護少宣令問待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六通  
獨善非德兼濟為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大隋大業四年  
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  
製文司倉

魏瑗書

智顯禪院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孫規新鐘記寶華山

洪闕背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之峻右挹靈巖之巔刻蟠  
之闕相望遊麋之墟密邇真三吳之佳地一方之上游先  
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憨憨者至自梵天營立香界植錫杖  
之故所化靈源之尚存年祀滋深締架幾圯國朝祥符乙  
卯歲故府侯崇儀秦公義當歸然之未墜思勉矣而可與  
其疇月之必有能者即以今心印師居焉增庫為口口口  
口口殿之類岌起金碧垂一紀間精廬克備云云

實相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古廢寺也梁大同十年再興皇

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七十里舊有銅像觀音歲有水旱郡輒

具禮迎奉入城祈禱必應淳熙口年為人盜去至十四年

再得之元祐中建安黃公頴銅觀音像記光福寺距城六

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旁之泥中覩焉時久旱  
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始有謂乎迺具梵儀禱焉即時  
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于刺史而致敬  
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  
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曰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  
邪意啓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感之於是時聖人出而  
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化東陽之雙林錢塘之天  
竺是也或因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  
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  
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況根性之厚者  
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敎行乎中國人之  
所賴以悔罪祈禱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子母葬于  
寺之西南常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為記子不得辭也因序  
其事云唐顧在鎔題光福上方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  
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或棲  
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

天禧五年陳最記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

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寶塔闕玉毫之相莫不圖諸爽塏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則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啓孤秀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奠居蓋人境之兩殊亦古今而一澄照先州郡會昌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下寺曰澄照先唐郡會昌中丁某施白馬潤宅為白鶴寺後有龍興寺僧知又因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祀寔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於是以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元祚捨祠堂甚以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荆蒨茨敷十間而已觀其崗巒環合巖谷洞呀真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啓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明神之來又於中有靈泉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餘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邇必沾其潤利為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又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興亦又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効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敞廣殿以安辟容飾華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禪院也

凌民瞻重

龕而度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收雲之眾集晨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位於五層之閣而壯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為塔院詳其始末敘厥廢興見徵蕪辭用紀珍瑗

建方丈記世之為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為極矣如來眎宇宙猶一漚也嘗以大手世界為言斯廣矣而未得為無量也廣也嘗又以疏伽沙世界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之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瀾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莊嚴偈云淨土如欲買梵世於忍現前蓋言諸佛如來遊戲三昧自在若此雖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其大悲者孰能與於此衆生差別手一見真鈍要以檀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宇其間未茸者日益曠圯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欵迨已四稔尺椽寸甃不以強人凡興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



月二十七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庫廣倍舊址礮  
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終否在人而與傷工之初予  
嘗謂師曰弟子貧不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宅口願施  
鄙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斯記師昔住天  
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反記此者是欲攝我以  
文施月焉得記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為程師孟光祿香火院故

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伐木毀屋以其地賣為劉

孝遯侍郎之墓程師孟入湧泉道中十二詩小航時過

鯁伍員忠憤反為讎雖無別館虹蜺帶吳宮事可求西子台容來作

流一窮但有荒臺麋鹿遊高望太湖千萬頃夕陽依舊水東

嶺一條虹影落溪橋閭門飛跨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

切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因省先塋到故都

不妨閒步問耕夫水雲蒼莽遙連洞田野低窪稍近湖秋

熟幾家收橘柚日生眾口藉菰蒲今朝偶得西華稻僧飯

年年出玉腴道出橫塘跨石梁塘南塘北稻花香風吹

舳舻輕如駛日照浮圖峻若翔遠岸漁樵三兩兩近村鴨

鳴一行行回頭却指城南路雲屋朱樓氣鬱蒼寒林已

見早梅芳盡日臨流野興長門外牛羊人自得籬邊雞犬

盜誰防三江夜色滄浪白千星秋香把一簞牽湖沈日影山

所有根蘊鱸酒先千浪破岸欲能把一簞牽湖沈日影山

可全風急輒先千浪破岸欲能把一簞牽湖沈日影山

畫雲漏天光兩足懸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在門前

無事纔知釣叟閒世故要看看終始後人生未免是非間婦

墳更在公塋則一舸夷猶遂往還誰何不欲蚤忘機今

已高年古亦稀翠柳陰中黃鳥過青山影裏白鷗飛新春

已到無高下故里重過有是非人意不如毛羽意聲聲猶

如歸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所營唐德宗重

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洙為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

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



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興間始

名贊寧寄題水月參差峯岫畫雲昏入望交蘿濁浪奔震

起波搖白石根聞有上方僧住處橘花林下採蘭蓀積

翠湖心迤邐長洞臺蕭寺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濤白楓葉

紅連橋柚黃人我絕時隈樹石是非來處接帆檣如何遂

得追遊性擺却營營不忙慶歷七年蘇舜卿記予己酉

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靈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

同庭山巋然特起雲霞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即時據欄

竦首精爽下墮欲乘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

自爾平居納然思於一到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嶺若

物偏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知徐陳二君浮輕舟出嶺若

程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

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

云此所謂縹緲峯下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

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

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

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

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百楹

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

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

澤受三江吞鬻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

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

真樸歷歲未嘗有訟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柘柑抽

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參差問於巖

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

少事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深遠絕勝之民本以清曠遠

人跡罕至數僧冥坐寂然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

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

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傅之羽翰飛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

哉後二年其徒心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與欣其誠請

續筆直述且敘昔遊之勝焉湯思退尉吳縣時遊水月長

短句畫船橫絕湖波練更上雕鞍窮翠巘倚半垂黃征

衣盡日香鐘聲雲外聽金界將松映何處山峯縹緲杳

靈問李彌大無礙泉詩序水月寺東入小書塢至縹緲峯

下有泉泓澄瑩澈冬夏不涸酌之甘冽異於他泉而未名

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靜養居士胡茂老

飲而樂之靜養以無礙名泉主僧願平為養泉烹水月芽

為賦詩云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礙泉將謂蘇州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國中吳軍節

度使威顯公文奉創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璋墓祀初名

吳山院至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崇寧元年威顯之孫奉

議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議郎行少府監丞雲騎

尉強浚明為之記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

分建藩屏我高祖黃陵宣義王實鎮中吳父子再世嗣有

節鉞逮我皇祖司封始去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下四世

皆葬於蘇晉天福辛酉歲會祖威顯公始建寺於吳山之

麓以為薰修之所因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

歲主僧惟久嘗遷其寺少南既又遷瓦塢最後遷宋塢則

今所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纔數十

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為世緡

錢二十萬俾其徒懷政合眾財以新之然後瞻禮有殿講

說有堂井廬庖湏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創相

衍沃之地闢田畝百歲更豐以不資檀施而寺常足食先

是法堂獨庫陋不稱寺僧習亦又侈大之以增其舊此寺

之興踰百年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如

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眾則錢氏之興可知也

恐後來者無以考也吾子試為我書之余曰唯唯詞曰武

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啓宇十有三州分建子弟繼藩繼

屏維時中吳式控外境廣陵受鉞開壤千里文穆之兄武

肅之子生有其土死即葬之父子孫曾相繼在晉天

福當威顯公相方視址爰作佛宮桓桓將軍世濟其美百

年干茲寺更三徙浮圖惟久實繁有徒修做徒廢不



吳郡志卷三十三

郭外寺

吳郡志卷三十四

孤園寺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為寺

皮日休

且元緣湖蕩白芷繁紆泊一碕宛到孤園寺蘿島凝清陰  
 松門湛虛翠寒泉飛碧螭古木鬪蒼兕鍾梵在水魄樓臺  
 入雲肆巖邊是鳴鑿樹杪多飛鷗香莎滿院落風泛金蘿  
 靡靜鶴啄栢蠹閑猿弄楸倚小殿薰陸香古經貝多紙老  
 僧方冥坐見客還強起指茲正險絕何以來到此先言洞  
 壑數次話真如理磬韻醒閑心茶香凝皓齒中之物具布  
 饌以旃檀餌數刻得清淨終身欲依止可憐陶侍讀身列  
 丹臺位雅號曰勝力亦聞師佛氏曷瞻離諸境覘煗珠璣  
 相嶸今日到孤園何妨稱弟子陸龜蒙浮屠從西來事者  
 極梁武巖幽與水曲結架無遺土窮山林餘盡竭海珠璣  
 聚汎即侍從臣敢愛煙波鳩幡條玉龍扣殿角金虬舞釋  
 子厭樓臺生人露風雨今來四百載像設藏雪浦鵝亂  
 馴鷗鳴鐘和朝櫓庭蕉裂旗旆野蔓差纓組石上解空人  
 窗前聽經虎林虛葉如織水淨沙堪數徧問得中天歸修  
 釋迦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舊鐘云梁大同二年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為包山寺高

宗賜名顯慶寺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深居之詔復賜

舊名院亦復興王鍾記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師普照

力祈還山優詔不許命大丞相喻旨所以留師者靡不盡

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

擁眾驩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蔣山虛二禪席

以待而兩山之入遮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

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卷祴為終焉計茲院自

六朝之初為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顯慶

為大叢林庇千僧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

和中權豪用事繼以修其墳壽瓦木滌地俱盡淵聖皇帝

詔復其名而舊寺僧法聽為師以請既至山平江府令其

弟子初主院事然積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

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鍾經與樓皆具師平日

未嘗求施兵燹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弗

受於是禪居觀深巖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名震澤

文白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咸

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無往不達號為神仙天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泉遇仙饌天醴環以七十二峯而明月之灣縹緲之峯毛公之壇光為塵外淨境傳稱黃帝訪道所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在西山之巔巨浸回環四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虎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葛橋樑抽蔽幽深林森木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間所謂煙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几席猿鳥悲嘯晝夜清寂而水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聳於不測之淵無逾此者東南號山之富此又東西百水所鍾之地也竊嘗論古昔學道之士必遊走四方以極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目使萬境森然納於胸中然後見聞深博道學明備釋氏之教亦然自出家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屢薄風霜以求師問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偽利害然後心境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於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敬殊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宮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毗盧法界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住坐臥莫非西方淨土豈厭此樂彼有所分別而更作境於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眷於一居也然



則僕今所言皆師所不取也其如院廢興歲月與師居此  
本心以待其徒傳永遠而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者於是  
乎書紹興二  
年正月戊寅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温其所  
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越王  
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

廢唐開成間再建成通間賜今名僧懷深圓通殿記洞庭

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  
事應真謹甚感池產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  
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于此往時浚治得會昌斷石刻  
其略云羅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即里人進士徐正甫所施  
也逮咸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廢於會昌至是復興有屋  
數十楹視洞庭西峯諸刹最為勝絕處主僧維照篤志學

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睹其  
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  
廣造心欲令一切睹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入百  
兩造菩薩像飾以黃金丹砂珍珠琉璃瑞相工妙天  
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備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  
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  
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摩受與懷深求紀其事懷  
刻諸石自太湖汎舟登靈巖謁慈受與懷深求紀其事懷  
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眾寶所成極清淨勇猛  
丈夫觀自在為利眾生住此山是寶殿跨起于曾波之  
中真若鬼工神運所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  
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進闔圓融無礙悲愍羣  
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  
生請試宴坐反聽嘿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  
希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  
何止於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  
見聞者各隨根器普皆證入或由此也歟獨喜照公能以  
如幻三昧成就不思議事故樂為之書像造於崇寧五年  
二月工休於四月殿作於靖康二年之五月落成於建炎  
改元之七月於作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孫朝題德雲  
堂千丈銀山屹高華浪湧雲屯天一鑿榜舟夜並龍龜為  
杖藜曉入雞豚社處人家橘柚垂竹簷茅屋青黃亞牛



羊出沒怪石走蛟龍起伏蒼藤掛樓殿青紅隱半山兩腋  
 清風策高駕飢鼠窺燈佛帳寒華鯨吼粥僧跌下世味久  
 語真嚼蠟老境得閑如啜蔗山靈知我欲歸耕一過洞庭西  
 應繞舍胡松年詩序云余罷自平江謀居雲川以少洗簿書  
 山暫寓觀音院德雲堂坐揖湖山勝槩亦足安穩豈非林  
 役矣數年兵火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涼安穩豈非林  
 屋洞天金庭玉柱為神仙窟宅有物常護持邪余願掛冠  
 終老此間也詩云小舟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縱掛此  
 行要是快平生無數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  
 茅屋埋煙霞宛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紛香葩杖藜徑  
 踏華山去試問蓮開今何許路迷絕壑近松筠身到半山  
 聽魚鼓道人為我開雲堂是中境界清涼幽靜時和野  
 鳥語飛泉暗瀉巖花香文書照眼本吾事雁鷺著行敗人  
 意造物似憐厭世器挈置湖山煩一洗何人夜呼憶去來  
 向來得喪真山崖金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劫火空飛灰葛  
 勝仲弱水無風到海山慈容親禮紫旃檀亭亭寶刹凌雲  
 近湛湛清池漱玉寒橘瘦暗飄紅萬顆竹迷會蔣綠千竿  
 藕花不是南朝夢真有殘香透畫欄

**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教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即舊小  
 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太湖而來小湖**

**六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華至今有之**

孫觀靈泉贊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方  
 池何產三級紅蓮無實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  
 來攜此二物寘之山隈青青之枝其瀉此哉躑躅之衣其  
 製此哉唯此小湖實補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挹水際  
 之清入肺腑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嗟此土奉事弗篤百  
 尺頹基數椽敗屋如泗僧伽習玩成瀆對面却迷貴耳賤  
 日惟聖潤狂存乎克念歸斯受之匪瑕磨玷弗異莫求弗  
 施已厭信受之者亦得是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遷汝身如  
 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  
 舍旃一彈指頃超證無邊

**護國天王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西山即舊天**

**王院也宣和間改賜今名紹興初更為十方**

**法海寺在吳縣西七十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釐捨宅所建**

**寺也後梁乾化間改祇園皇朝祥符五年改今名**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綵雲橋西寺有雉兒塔晉**



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一年商人謝  
 本夜泊此岸聞誦經聲旦尋求見墳上生青蓮華郡以聞  
 詔建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修鳩工之始夜聞塔中  
 誦經聲數夕不絕魏憲重修塔記半塘壽聖浮屠按舊記  
 以建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浸壞先君開府  
 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焉建炎庚戌之亂塔復廢憲  
 不孝顧瞻餘燼夕惕于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疇不  
 敢勉於是傾貲度財載加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  
 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  
 客夜聞誦經聲述之莫見其人旦視童子塚有青蓮花塔  
 之建蓋權輿於此迨今幾入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  
 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  
 以其事來告因為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  
 戶魏憲記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

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熙元年提舉常平張體  
 仁創建撥沒官田供院為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  
 則與之棺後焚瘞焉

吳郡志卷三十四



開聖公碑於此

自餘數碑於首田坊... 門外高... 一里... 碑...

吳郡志卷三十五

郭外寺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為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為僧舍雲窗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崑山為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祐孟郊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侔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為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為冠月華閣妙峯菴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



先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災燬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  
 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  
 扁榜等一掃無跡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石亦燬矣  
 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  
 唐王洮天王堂記云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  
 扣太原王生洮促足角坐涵意欲洩不能者數四頃乃作  
 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闍國  
 作童兒時猶能血鏃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仙子授記護  
 閻淨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漢鞍鬼捩魔雷織雪戟指勾摧  
 洋竟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為藥父官長吁奇怪事孔門  
 弟子慙於語然儒以正直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  
 護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鞍山出平原中絕  
 頂峭壁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咸溝穿懸織坦然鋪出復  
 多奇石支疊危柱釋氏築室鑿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翼西  
 北隅塑狀岳登宛然柱空金精猗環力溢膺腕義卒象伍  
 作為部落堂宇宏麗四簷飛翬床靈庇像若睽瞞被甲擔  
 戈立於煙靄洮因勞其費進曰非其力能皆邑民為之塑  
 實成於張宏度堂實成於俞師甫吁大凡力於耕者一人

切於獲者三人豈偶然於天王哉釋氏子姓闕號清建姓  
 趙號良顛時唐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洮立僧辨端慧聚  
 聖迹記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于姑蘇遂謁郡太守尙  
 書戶部員外郎陳公一見若舊識迺盤桓于其郡會公  
 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屆于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  
 聽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羣岫相去皆  
 述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羣岫相去皆  
 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壑坦坦  
 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壞其文殘闕年月名  
 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齒者徵以舊傳乃得  
 唐人博陵崔子向所紀之文略敘其事先是梁天監十年  
 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嚮姓懷氏久居內寺一旦歸  
 省而為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于山勝石室間以  
 二虎為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  
 施千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  
 樸斫之聲翌日而奇石轟疊廣皆駢城其方截如也延衰  
 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  
 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救張  
 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每雲陰天暝則鱗甲皆潤  
 漢藻然及有浮萍者或曰多與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  
 救僧繇畫鎖以制之洎唐武宗皇帝重關釋門故寺僧清江  
 寺嘗在毀間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關釋門故寺僧清江



以其靈迹聞郡守韋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  
 梁製也唯神砌存爾觀其神迹規制皆窮奇極壯造化所  
 成信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懾然心攝而股慄魂驚而魄  
 駭苟非嚮師至德通于神明又疇克臻于是耶苟非山王  
 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  
 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觀之久而嘉歎因謂端曰前  
 記湮滅來者昧其所從請披其寶庶垂於永永永端雖才  
 忝辱厚命故抽毫以書時乞鶴歸還訪道逢場張祐賈殿  
 昨日到上方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栢香晴磬  
 無短韻畫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道逢場張祐賈殿  
 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  
 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安石次孟郊  
 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蕩遠亦香掃  
 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進冠蓋場又次張  
 姑韻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淨海角臺殿擁山根  
 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材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朱月  
 之惠聚寺詩序離常熟至崑山泊惠聚寺而詩情猶壯復  
 為二章附于五題蓋山羅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為貴也  
 樓臺眾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石林高  
 月生蘇閣疏磬鳴宿鳥夢難就定僧魂更清香風  
 動花影巖瀑飛玉聲遙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范浩諸天閣記

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  
 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徒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  
 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  
 嚴奉高棟重簷闕麗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  
 歎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  
 孺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凜生  
 肅心每陳供辦香氛肅蒸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聽  
 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遊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  
 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  
 丐錢創興普賢殿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侑道場今年  
 夏五月沈又感夢率眾建閣豪姓棄珍獨又畫刻諸天十  
 六尊像遠邇信向摩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  
 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一  
 冬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其時故  
 鎮邊使劉璠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  
 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至僧惟已  
 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眾之來遊縣以闡州命選於



衆乃得惠元禪師界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  
 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人  
 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爲法堂寢  
 室凡二十楹始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乃畢  
 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與化爲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  
 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者壽者之身佛之法  
 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爲也以書屬予曰幸爲記  
 之子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  
 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  
 也夫心之爲物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不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深造於道而自得之也嘗  
 書之世釋氏之教最爲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  
 梁者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入也直  
 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其高明皆我同有  
 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斯時也道之  
 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闕如醯雞之發其覆而  
 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遊  
 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亦不以爲厭  
 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泛求於人而人亦不以爲厭也其居  
 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敝則衆相與斲之而人亦不  
 以爲侈也蓋聞其道而心悅者皆將虛已以遊於世則其

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  
 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朗徹資道之侶還至而時集顯問於  
 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  
 然堂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  
 其澤豈易竭哉云云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  
 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攸撰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

陳子新改禪寺記東常熟縣

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  
 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爲禪寺不更  
 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  
 冒無一切有以不真破一切妄一我何使非真今  
 本無妄一安得有一妄爲有切法是妄我何使非真今  
 安得妄一安得有一妄爲有切法是妄我何使非真今  
 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  
 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爲漸禪爲頓而爲之徒者以禪授  
 什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不見僂於  
 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  
 遂攘臂鼓衆更律爲禪自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  
 可爲領導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



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頽垣壤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  
 付遺眾繕革故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人也規範僅  
 舉徒眾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入人輒大疫  
 而通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相鄉人以  
 純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營石橋  
 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眾長涇之營石橋  
 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  
 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  
 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  
 十五日常熟縣尉陳于撰

常熟縣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

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間鳩摩羅什之  
 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  
 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  
 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岐其後  
 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  
 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  
 剖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  
 亦莫不具在其傳至子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  
 國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  
 為全書殘編斷簡出于屋壁邱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

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因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  
 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堙滅  
 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  
 全而廢之愈久而蓋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  
 人欲廢而不可歟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  
 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外於借資取  
 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  
 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  
 長老道淵始募眾緣為之淵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  
 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王既成見余書上曰並海  
 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  
 則感教以書則怠惟轉輸藏修極雕刻彩繪之觀以我  
 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微福悔過者一皆効誠於此吹蠶代  
 鼓機發軸運象設駁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  
 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瘠而難施且多瘵有欲  
 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慰此意也因而請余文至再  
 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因而請余文至再  
 三不巳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  
 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  
 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固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  
 特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五  
 年六月十日縉雲葉夢得記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永慶寺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李湛巖扉開早涼谷鳥分遠

雲生松澗底花落薛池傍致有遺榮意移時坐石床

寶巖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

名李湛重修延福禪院記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

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耆里氓為之捨土木翁鏞之功大作廣宇峻不五歲而告成於是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敞而廊者有表門背室綉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圍覆環萃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問被召入為惠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今師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逍遙詠一十一卷祕藏銓三十卷太平聖惠方

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陸絳新建佛殿記近

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

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僻王

治亂興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

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

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

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寢盛於中

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

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抹其寢盛未始不為釋

氏福迨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亂

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



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遙詠祕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貨買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歷之乙酉壯而不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為茲山之遊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歷六年正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五終

吳郡志卷三十六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

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

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再修功德記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

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圯僧難聿興武宗斥去浮屠法茲寺在毀拆數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餘伽藍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與赫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李湛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桂香清猿嘯遠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為語滄浪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僧皎然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



日經行人去盡寒  
雲夜夜自飛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為頂山禪院

治平四年改賜今額錢藻頂山瑞石菴記頂山之顛直上

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方邑民  
禱禳水旱會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  
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菴召守常  
者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  
得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為威迫  
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安拯廢舉墜  
益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夫窮巖絕境龍神之  
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與其信誠之應效蓋不可  
輕已神之為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為報  
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  
之問而為民取福善之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  
恃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月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  
充祕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  
錢藻撰陳于新贊頂山路記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  
山之陽是為隔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  
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鬪龍破山而為澗也又

北行九里為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山之南北相距  
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焉縣  
人往還以舟航為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  
卽有與福寺又至頂山卽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石  
人迹不頻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為之塗昔之  
僧於與福者悼其如此累巒以藝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  
輿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持以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  
菴主懷素始自破山之雙塔贊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  
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為之心  
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卽成功古之治田澮上有道  
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  
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  
者今懷素非徒能藝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  
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  
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三日  
月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百里直塘舊名寶林寺淳化二年曉

壽聖晏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始自陳朝禎

治平四年十月敕額為壽聖晏安禪院紹聖二年  
年僧智通始建鐘樓次以浴室廊廡階砌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興於乾元間咸通二年易其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菘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始於梁

歲唐會昌廢大初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闕其隳陋首出已財集羣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堯勣荒以廣其地端經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新之李湛遊頂破二山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窗綺花光照地金微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空鐘磬音

淨惠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修入云在西北隅七

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僧仲殊記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巴

黨歸之是故博施濟眾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為

氏故釋迦如來號利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利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教化隆多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得以此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善所以因教而達乎道夫三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補為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維地首施家財募眾興功嘉祐八年夏績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雪川空四吳仲殊記不銷而學道之士吳仲殊記不銷而學道之士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二十里昔倪林里有寺因湖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唐大中申年顧文通捨甲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後唐長興元年統軍趙君之倡

殿歲遠屋弊慶歷間心未幾心立心沙門圓寔等重建心崇福泰朝更賜舍名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會曇義記略云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

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歲刺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  
額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香炬鐘梵  
蔚為道場年禩綿涉名存實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  
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畚土不歷數稔壯  
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  
魏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雘煥赫顯故云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孫觀普賢應夢記云西方有聖  
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

外累數十驛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  
念督起遂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礙院兵  
火周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堂像設中時  
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郊者營築此  
堂為公媼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  
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平生不見留滯  
冥莫幽陰之態既寤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  
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仰焉余  
聞維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續  
之後影嚮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涕淚請救  
之火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大結為解脫門  
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起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御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

季子記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  
足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苦

報無可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  
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觀記  
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眾生則佛之道豈難  
成哉平望之北二十里有聖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旁  
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趨會居處聚落殆  
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  
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煨燼僅存遺址比邱宗潤即  
其所處為接待院延跨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問皆爭捨  
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說  
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福皆易新之嚴麗潔精具足眾  
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其石請記之為  
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  
州軍州主管學  
事李杼記并書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  
朝道由平望因觀寺僧書華嚴

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  
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救額寺有  
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須  
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圍何用高聲覓一







可勝紀大歷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  
 繇以太原府鄴縣令為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  
 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  
 從來蓋平以和也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  
 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其  
 履道從政所由然也子知者敢錄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  
 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此記得之類  
 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考矣郭受記厥今天下經用之類  
 所資百附城且百植東南其外府也度准而南濟江以東督  
 府且十靈巖之巔俛而四望沃生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  
 予嘗登靈巖之巔俛而四望沃生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  
 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菱蕪則曷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  
 之野蕘藻葦墾為稻之陸故歲一曠成則粒米狼戾  
 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出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涸陸兩山  
 對峙桑田翳日木奴連雲織經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  
 無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子無不賈販  
 以遊者繇是商賈以吳為都會五方畢至獄市雜擾搢紳  
 以吳為樂土僑民間里幾亞京雒為政者急之則怨而駭  
 緩之則弛而肆泛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於信難矣右  
 然而多拒則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骯髒之風簡易無苛  
 通直郎許君則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骯髒之風簡易無苛  
 得調膺之術蓋常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潤其細

故為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霽雨敗稼吳民阻飢君  
 日慰藉而拊循之賑給務均郵隱求實不事虛名而為文  
 具也子以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舉茲以旃則其於整凋  
 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代矣乃悉求前  
 為是俾來者有名氏爵里將書而刻諸石願其僚郭受曰吾  
 為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也世為學家甚博而文  
 異日顯用於時當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  
 日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乾道三年范成大續記吳令  
 壁有文傳本朝元祐已未梁肅為之詞者令盧某所立石  
 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已未梁肅為之詞者令盧某所立石  
 石雖存而中更兵燹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許公輔所立  
 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亥距大歷垂四百年而  
 續記實乾道紀元之二祀歲在丁亥距大歷垂四百年而  
 題名三立相望可考吏民以爲盛事然與之為壯縣固自  
 昔志之氣俗之燧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于二碑者自若  
 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邑數十百見大夫  
 不問者非特與為然息行四方所過縣邑後數十百見大夫  
 皆厭苦其官齋咨太息及切磋商究之使後之二其詳則曰古  
 怪其說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商究之使後之二其詳則曰古  
 吏憂民而已今顧不於此及切磋商究之使後之二其詳則曰古  
 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



民不崇朝百適滿矣彼齋咨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真有味  
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兼善之誠難  
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  
吏不能並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  
心醉卻去直者如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辯此坐  
上再期人信之辨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  
於非時則又從容辨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  
謂難也旦莫去此至大官執益易於為縣其所成就何  
可量按續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必將自袁  
君始儻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左奉議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馮允成所作

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觀章珉所記

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

實首之百里之封五品之令曩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見  
將赤子奉其吐翳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  
之任闕即綿歷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幸棘寺丞徐君繕  
通于閣間綿歷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幸棘寺丞徐君繕

完之圩漫訖功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馮君寔代之也  
君世襲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迺因聽訟之  
隙周睨解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謙息之娛縣之西偏舊  
有幽圃俯于佛舍并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糞除疊繚  
垣以入之繇是砥平其基而巋然為亭雲集板築而岌乎  
為壘蔭以佳木之清畦以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築山  
以擬蓬瀛五畝之地百步之逕而嘉致足矣君眾藝畢給  
愛容忘疲每節簡絕稀簿領多暇春華爛而在日暑風冷  
然罷扇秋英墜砌冬霰集楹君心樂事擊鮮為具召貴  
介公孺子同僚諸英注弦箏以引厭絲管以度曲賽百嬌  
之楛矢爭半先之奕路中厨出乎豐饌而千里之蕤下豉  
雕盤薦乎佳實而庭山之橘厥苞白日督過醉賓未去燭  
已見跋主歌未晞雖洛中之橘厥苞白日督過醉賓未去燭  
惟好賓侶吾不知其彼為勝此為劣也亭之既成命賓以  
落之監郡集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悉為雅名揭于華  
勝觀者知意此用畧諸若君愷悌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謠  
者入境可知固不在因亭以敷暢之也下模不佞嘗從事  
於文墨請書締結之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是邑者集  
簪纓於斯豢犬彘於斯惟其圖之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  
有六日吳郡從事試芸臺讐書郎武寧章珉字伯鎮記楊  
備詩高臺蕪沒曲池平十萬人古縣  
城煙水雲山屏畫裏闔閭城舊都名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唐以來為名

邑本朝王禹偁嘗為之宰哦詠最多邑望益高縣有茂苑

歲寒二堂掬月蟠翠二亭王禹偁記天下稱宰邑之賢者

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  
于民亦將繫于時矣當時皇室雖微皇經未絕有周禮在  
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  
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  
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恤農  
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于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  
瘠以誘人峻其令以納吏時豐則斂之歲飢則賑之農有  
教而不奪役非時而納吏時豐則斂之歲飢則賑之農有  
力而親兄弟友夫和祭祀以庠序誨之資子以睦父  
子自然懷土不夫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併強  
鳴琴而何俟哉治王道云亡霸圖孔熾大相併強又曰  
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國皆  
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  
之縣有指也國取于郡郡取于縣縣取于民是以臂指撫民

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  
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懾之以刑法豈惟道不  
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  
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  
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  
賦貞觀中扶天柱不難哉時使之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  
氏享國幾分吳縣以建之垂莫得而知皇名氏縣誌闕焉  
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首之王禹偁  
次葛其土汙緒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餽魚飯稻  
衣葛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蓄者僭而驕貧者欺而墮  
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  
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男而塞責者甚可哀也  
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于上庶官陳  
力于下斯民之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周陳  
邑仍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周陳  
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廉堰球之費吞  
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考因鳩斂民瘼亦小議政體  
萌矣是歲獄訟繁賦調中舉之因鳩斂民瘼亦小議政體  
而大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因鳩斂民瘼亦小議政體  
時大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因鳩斂民瘼亦小議政體

之部志卷三十一



記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理重刻石吳賦  
 采友仁茂苑堂記長洲令尹石理瑩中才高氣剛嗜古好  
 雅下車既久政成事簡蓋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廨之  
 東有所謂茂苑堂前取左太沖語帶朝夕之瘡池佩長  
 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即江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  
 年所高岸為谷無足深怪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  
 顛圯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修竹奇芳蕙  
 草鬱葱吐秀而森然數陰如在邱壑邃深處與竹相直曰  
 百花亭即堂之西為建屋曰綠野軒又南開竹筵曰維摩  
 室北向聚羣石如巖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筵曰維摩  
 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于中客不至則閱古賞  
 奇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會不後之  
 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愛顧不斲歟  
 紹興已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方干題坐看  
 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日曛松鶴認名呼得下沙鷗飛  
 處聽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唯關滿屋雲便此道遙  
 應不易朱衣紅飾未容君王禹偁移任長洲詩五首移任  
 長洲縣舟中與有餘篷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兩碧蘆枝  
 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綬不是為魚身世漂淪極功縣  
 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世漂淪極功縣  
 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來任浮生移任長洲縣  
 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篷霜竹密藏魚市雲疎漏鴈行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龔頤正記申國呂君宰長洲之  
 約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  
 鬱勃林采煥發葢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珩珮有風  
 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者曰名以是指柱間仲公彌性  
 之詩有云樛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指柱間仲公彌性

故園漸迢遞煙浪白茫茫移任長洲縣  
 腰雖未晚搔首欲何歸曉月霜華重晴山栗葉飛江頭折  
 鳥在應怪不志機移任長洲縣  
 岸逢店自微酤野廬連荒塚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應  
 夢宿菰蒲春日公舍偶題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鷺花  
 愁不覺風雨病先知曉月見竹屋寒苔疊槿籬無人慰幽  
 寂庭柳自低垂長洲遣興七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  
 功名折腰米賤堪羞死負郭田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坐  
 影鄰雞應信夜吟聲年來更待賢良詔咫尺江未濯纓  
 可妻兒莫笑饒中塵只患功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  
 老能無位泰生九重天子舊葉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  
 臨水孤城遠若浮雨過雲收山撥黛管弦歌動酒家樓  
 花光帶露柳凝煙茂苑笙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拚一醉青  
 樓紅粉



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五刻起視事漏下五六刻猶不  
得息壯懷控惚於簿書期會間領略于此蓋不一二數也  
適少間拾餘材為支其將而怠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  
則壘盡歡於楚人龔養正使折花倚坐起以酒屬君曰  
客草盡木之歡於楚人龔養正使折花倚坐起以酒屬君曰  
榮瘁乎自長而人方以為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士而志於  
用蓬艾而小大其得而遂耶達者視之犧象孰先於積樂  
柳蓬艾而小大其得而遂耶達者視之犧象孰先於積樂  
城蘇公詩半垂野水弱不墮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槩可  
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  
時顧欲遂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  
記前熙二公之詩見此花為一笑君引酒酌遂書以記之  
四月月上辭也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桌求王元之像於虎邱繪

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由之跋長州為縣肇唐萬歲通

年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為令  
滿秩召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敘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

吳江縣在州南四十里主簿廳在縣之西

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  
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權酒懼遺斯民無窮之害  
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進之教  
化抑兼并而哀流亡所謂鳩斂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  
則其言皆廣然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  
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  
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為詩贊極其推尊自  
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年今  
令會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願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  
嘉言所敘題名記繼往來之詳與踵武之歎讀之慨想因  
求公像于虎邱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  
贊于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佩陸  
離以儀以瞻並嫩相望足以使有識歆聳起敬慕  
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龔頤正書

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於府縣以新治舍又即其西  
作堂三楹為退食之所規制穩密不痺不隆榜之日會程  
以禮部尚書贛川曾公楨中書舍人信安程公俱嘗為此  
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餘幼侍先君獲安拜二公席益知  
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京師已嶄嶄有入望曾公既登  
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擢館閣迄為中興第一流先後典內



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  
風遺迹猶或可考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西垣入北扉丹青  
一紙書入光範門諸公當爭挽雖然孔子之賢孟子之  
帝謨鼓舞聽則於二公何羨廢邪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  
論世其尊德樂道之風可少皇李處全記范成大新修主簿  
文乾道三年四月朔日贊遊其間足以窺覽而昌神名簿  
山記州縣之奇秀謂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而昌神名簿  
古之君子固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第  
一四方好事者想與夫商賈百族無亂次以濟利者臨東南  
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無亂次以濟利者臨東南  
摩此其人皆有期會踞呼爭先亂次以濟利者臨東南  
聲其執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而與未始有  
者奚辨余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利火馳之役宜能數  
遊而躬耕於斯吾爾少暇計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鄰從  
高以朝夕於斯吾爾少暇計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鄰從  
容汎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適新作治所落戶觀深與  
觀焉蓋自始役至是才七十日而閣高昭隔戶觀深與  
績覽鎔皆中程度程既聚廬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為之讀書  
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圍光景蕭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  
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儒  
少君子宦遊之樂而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  
之

之職會計當而已無催科敲扑之煩奔命將迎之勞而有  
可樂者如此於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高士不爲主簿孫  
子嚴徙舍而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  
我也炳儒有文焉其志固未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  
竈請比鄰有加焉其志固未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  
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左  
迪功郎平江府吳江縣主簿  
主管學事四明高文虎建簿

吳郡志卷三十七

吳郡志卷三十七

七



吳郡志卷三十八

縣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題名記常熟為縣其來久矣舊為

梁歷唐由唐迄于偽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考本朝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于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拯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列之版置于廳壓角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臺閣正位樞極蓋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榜不足以及傳於是命工鑄之于石立于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為不朽之傳宜觀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斯邑者知夫儒之効愷悌及民福延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

紹興二十一年九月魯國曾慎記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所叔常

建順民倉記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常語于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川陳侯席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汗庫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



細載一不而便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  
 此塗一不而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蒞弗  
 久矣君亟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先務也  
 京師兵儲粟廩之君退而自惟倉廩蓋于東南茲又為東商之  
 劇歲入之粟又其如所疾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  
 務邪矧吏民問其所以議也於是訪縣之意民既病地數十畝  
 之曰見吏問其所以議也於是訪縣之意民既病地數十畝  
 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意民既病地數十畝  
 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論其所以作之期日合眾材所以成之  
 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眾材所以成之  
 既而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其素畜需然而有  
 不著見風迹至於餘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而  
 成也宜其不勞而功多其勝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出世之  
 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認然不肯一日出其人  
 力則有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之利古之如何  
 為豈顧可為而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巳耳姑視利古之如何  
 其乘與濟人於濼洎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為政者凡此也  
 向侯亦以子言為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時熙寧元  
 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令所淑記楊

備常熟縣詩遠通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雨淳熙元年邑  
 來船縣廷無訟鄉閭富歲歲多收常熟田臨安於時吳  
**令陳映再為記屬冀頤正為之文**

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  
 都之會五方之聚邑上沃壤占籍者眾駐前代之與全盛時  
 猶不可同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其倍稱況乎府庫之出內獄  
 市之浩穰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而常熟居其一望  
 焉時主客賦金錢為縉七萬六千餘帛正合萬二千  
 一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帛正合萬二千  
 六百而二千三百而財損其舊二千餘帛正合萬二千  
 者十萬二千三百而財損其舊二千餘帛正合萬二千  
 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近  
 密萊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以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  
 風檣連林不夜嚴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  
 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乏與若民兵之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  
 倚集負罪投劾而籍輸委風雨寒暑不逾記之為令者材或  
 不濟朝夕庸少倚平陳映不佞望也則壁記之為令者材或  
 自警次中與少倚平陳映不佞望也則壁記之為令者材或  
 始閱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人氏授受月而日之得問  
 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人氏授受月而日之得問  
 歲入圭田真過六百石其願一已之利害去就而思其



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  
 而某其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方墮也幸以淳厚  
 簡孚交相為治儻如止之日庶乎所列名之墟言偃所居之  
 邑之望則有表威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見而邑之升  
 里龔景才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其可今昔之同異云  
 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其可今昔之同異云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  
 越難保有履然詩書仁義之事孰焉國家文經海內始  
 嚴令守准海王以版圖歸時邊公做治吳最首賜璽書褒  
 徙以來尚旌頭紫微間能即學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記  
 之故比地翁然趨於文至今好學而禮尚孝而先信乃  
 有昔之流風焉岸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里而巍然  
 怪石錯立井闌間又有室屋林壑之勝士大夫自京  
 都來官者樂之觀詠歌未覺身遠其語侍從之班踵相躡  
 賦祖帳之詩絳此以相輔小却言藉績之班踵相躡  
 也而其意依然薦紳北來其風而居之宦遊間多勝  
 炎間虜獨不侵歲計慶東頂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  
 事益號佳邑屬難易若不同耶亦才術之趣異見如此  
 不踏甚畏豈先後所謂不足非古所病耶易其趣異見如此  
 漢之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嘉定十年置**

然不更長吏不得為臺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  
 使觀瞻者以為榮顧力所底爾因仍規畏其可哉子強至  
 之踰年勞於耳目思慮之外迺自崇觀間益稽史謀碣  
 則諷諸前人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益稽史謀碣  
 識得自雍熙以次五有六人序而鏡之石尚俾來者知  
 前輩優遊庶幾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強記并書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嘉定十年置**  
 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彥肅奉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王棐奏照對平江府管下五  
 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無如崑山詳  
 其故蓋崑山為邑一十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無如崑山詳  
 餘里相接稍以遷就馬鞍山風水僻在西北故西七鄉與官  
 司相灣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  
 止江灣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  
 與兩寨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  
 而巡尉會合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棄文引甚  
 成頑俗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鬪毆燒劫殺傷罪涉刑  
 名事干人命行追會不伏赴官至有經年而不可決者  
 此獄訟淹延之害濱江旁海地勢僻絕無忌憚之民相率  
 而為盜公肆剽掠退即窩藏殆成淵藪此劫盜出沒之害



豪民慢令役次難差間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都兩稅官  
物積年不納只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其他類  
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茲邑廣表倍焉以治之邑其來  
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勢使然昨於嘉定七年  
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亦地勢使然昨於嘉定七年  
準尚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於練市添置一縣本  
府已嘗委長洲縣婁主簿吳縣邱丞兩到練市視利  
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爲合置一縣但恐有起蓋解字等費  
且先添置一尉然東七鄉之頑根深蒂固決非邑尉之卑  
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鄉置縣之爲利便今斟酌事宜欲  
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併東鄉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  
鄉二十鄉都別爲一縣就練湖川及西鄉之崑山縣積善全  
定爲名所有東鄉九鄉新安湖川及西鄉之崑山縣積善全  
泖川武元水安凡九鄉二新安湖川及西鄉之崑山縣積善全  
他張官置吏事凡九鄉二新安湖川及西鄉之崑山縣積善全  
置一般體例參酌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拖照事祖特  
從今來所乞庶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寇盜可弭賦  
役可均於公於私皆有利益實郡縣幸甚十二月九日奉  
聖旨依仍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具合施行事  
宜申仍公共選辟清疆有心力之人充知縣一次

吳郡志卷三十八

吳郡志卷三十九

冢墓

吳太伯墓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梅里今屬常  
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  
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  
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吳王闔廬墓在虎邱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於國西  
北虎邱穿土爲山積壤爲邱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  
里使象搏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瀕水銀爲池  
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  
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邱越絕書云闔



閭冢在閭門外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園之口三千盤邱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十萬餘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略有同異顧墳邱中事又古今遼絕無所考驗今兩存之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王禹偁詩

惜哉吳王墓秦帝常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為禍不待虎跡消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吳女墓在閭門外闔廬女曰滕王王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閩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以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

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地為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

葬女取土成湖皮日休女墳湖詩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忠憤為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

向下消陸龜蒙水平波淡遠迴塘鶴殉人沉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齊女墳在虞山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死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如其言葬

虞山之巔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謂越王棲夫差於餘杭山去吳

縣五十里即今名陽山越絕文云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

之位近太湖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堞力秧反土葬之吳越春

秋云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卑猶宰嚭亦

葬其傍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於干遂



于遂遂名一作隧在蘇州西北四十里萬安山有遂山

夫差義子墳一十八所在秦餘杭山東

吳地記

巫臣冢即申公巫臣也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亦曰巫門

干將墓在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使鑄

劍二千將匿其陰王殺之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

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為匠門餘見土物條

要離墓在閶門外金昌亭傍

專諸墓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博皆作篆隸為

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

燦花良久化為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

新并瓦薰鑪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略相似而箱底有灰

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即孫策又恐是

其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劭家

洪芻香譜亦略載此事郡人楊友夔為詩序其事為詳但

直指以為堅墓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葬曲阿紹興辛

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為孫氏疑墓姑從鄉人

謂之孫王墓又命郡人舉賢良方正滕宓記其事復以史

考之定為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錄之

楊友夔閶門城南荒之邱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為  
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怪識者夜見蹤其  
由玉環金盃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廉問亟封守  
賊曹掩幣窮姦偷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窮憂當  
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袁與劉英雄異世凜如暴露  
無乃為神蓋人生浮脆無可料蠖蟻烏鳶從所求高陵勸



爾一杯酒自古南山能錮不勝成孫王墓記云出盤門三  
 里日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之說盜  
 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不全止辨有中平  
 年三字復掩之其後郡置密其旁取土為塼壝號官窰後又  
 以授民田收其上前常平使者物叢豕建齊昇院與孫墓  
 相附近院甫成會徙他官將去職一日始得其事以命其  
 屬表之為之表者不暇詢考題曰先賢墓今使事乃具條  
 事得豕不可示久遠即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字  
 所得豕不可示久遠即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字  
 紹符始受漢爵為吳侯大皇稱帝追封長沙成王而其子  
 乃以封於吳此墓當盜伐時有楊友夔阿楊韶者作詩弔之  
 則所傳長沙王者幾是按中平元年朱雋表破虜為佐軍  
 司馬討張角揚蓋據碑有雋軍留家壽春長沙王方不  
 考其史江表傳載虜為雋軍留家壽春長沙王方不  
 餘歲已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勤王徒舒則碑  
 之所稱或為王也又壽志及裴松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  
 皆出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在  
 喪下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孫王之葬當  
 吳也然碑今既存欲訂而表之其傳疑曰孫王墓者從  
 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冢中物有東西銀杯金

搔頭金握臂瓦薰爐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勳家實政  
 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今使者姓徐氏  
 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三日記

漢丞相陸烈墳在餘杭山東二里 吳地

山陰縣令陸寂墳在陸烈東二里 吳地

臯伯通墳在胥門外今號伯通墩 吳地

梁鴻墓在金昌亭南臯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清高因附葬

之吳地記云在太伯廟南與要離墳相並陸龜蒙云伯鸞

墓在吳門金昌亭下幾一里嘗作文以祭焉 龜蒙詞云先生為五噫之

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容臯氏之字下志  
 沉潛而靡他白吳祭以舉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  
 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豕雖夷而不磨嗟余後  
 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  
 何心福性誕客他之字下不得故力耕而  
 自獲所以法先生之義庶五噫之可學



漢陸績墳在閭門外太伯廟西吳地記

晉顧和冢榮之姪

張翰墳在橫山東五里吳地記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在橫山吳地記

侍中朱桓墳在橫山吳地記

兵部侍郎石崇墳在吳縣西六里吳地記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吳地記

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吳地記

偏將軍步騭墳在吳縣西北三里一百步有碑吳地記

將軍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吳地記

江纂墓江道子也木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

墓碑乃以大方埶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起卿為賦詩家古塚碑

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錄古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為磨別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珽墳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白二父遂兼書於道乃宗嫡續云續也考諸晉史獨何編迫豈時字畫亦峻勁然不類鑄斷漢魏尚豐碑此獨何編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寧詒不孝責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督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瓦石寘茲當眼前用代銘几席

梁顧野王墓在吳縣楞伽山下近越來溪紹興間其碑石雖皴剝斷裂尙巍然植立後為醉人推仆石碎於地今尙有存者又吳地記云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唐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土人皆能指其處

綽堆在崑山縣西數里相傳為黃幡綽墓又云村人皆善滑











